



e-mail:chaiwanbenpost@gmail.com blog:chaiwanbenpost.blogspot.com

2010
NO. 13

國內郵資已付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5515號
雜誌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5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本期發行量: 8000份

牛奔奔的內容



左眼看世界 2
天狐入侵的背後
好萊塢的中國圖像



大陸就學 5
大陸就學自助餐
600港幣吃到飽



樂活動 8.9
反核之島抗爭紀實
祝島的一千個傍晚



新移民 11
泰國媳婦邱雅青
夏曉娟教授專訪



噪音工廠 12.13
大地之母Gosa
拉丁美洲新歌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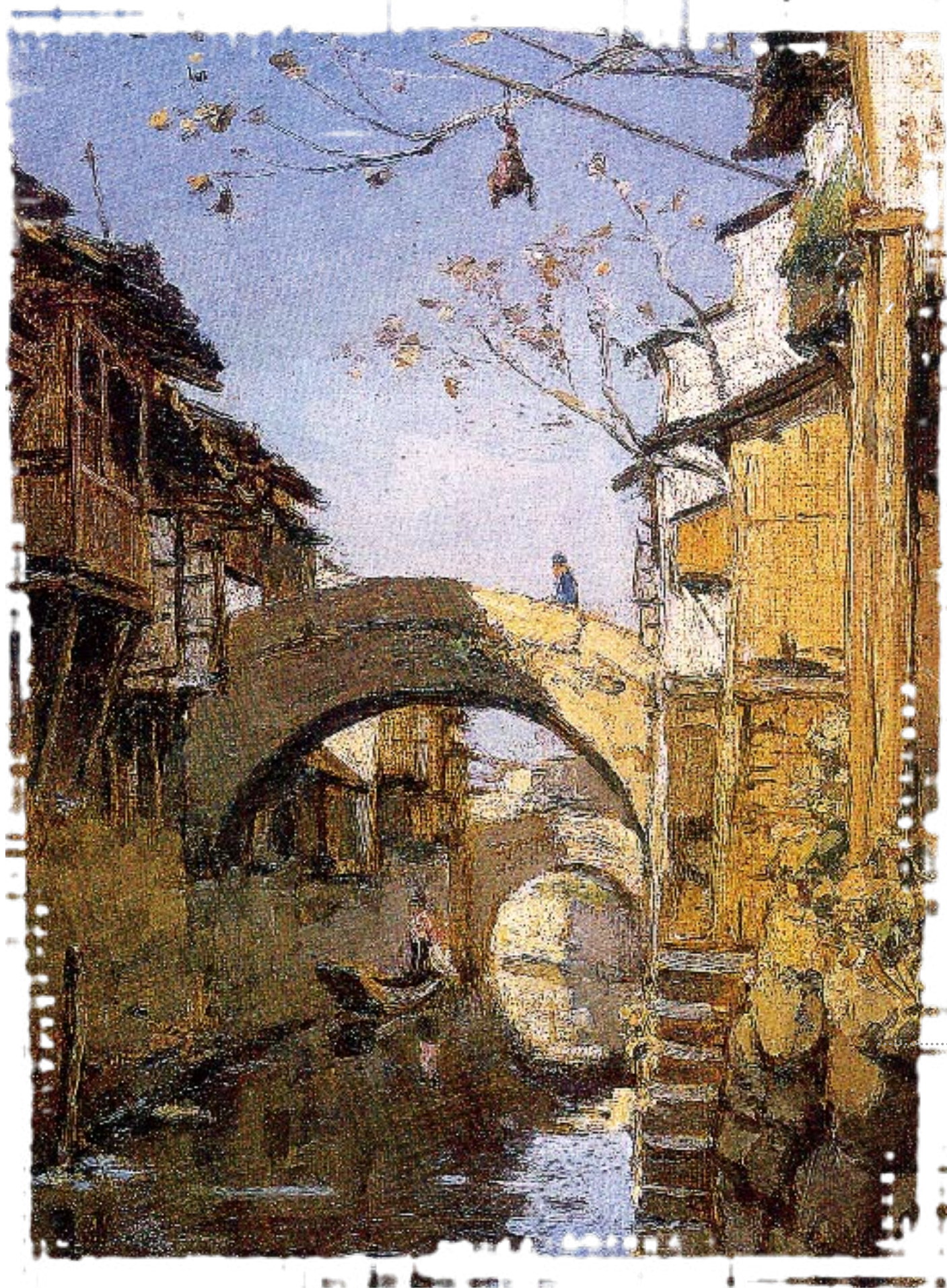


野草集 15
九份礦山劇場

■水巷

莫樸 油畫1954

莫樸的油畫，有著樸實無華、粗壯厚重的外在型態和內在的美學品格。跟許多從「解放區」開進城市的老畫家一樣，他們都喜歡自謙自己搞的是「土油畫」，但從不為此感到寒儉。



《切腹》電影劇照。



《切腹》電影海報。



北京的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

毒蘋果札記

文/施善繼

二零一零·三·二十·決鬥的背後

俄羅斯詩人普希金要求，與法蘭西波旁王朝的亡命男爵丹特士進行決鬥，世界文學的愛好者全都知曉發生在十九世紀上半葉，那一幕悲劇的最終結果。難道普希金的槍法不妙？但他的詩藝絕好。也說不定在閃電的駭火之際，丹特士使了人所不察的詐招，勝之不武誰又奈何，普希金已經死了，留下他的遺孀美麗的岡察洛娃……

決鬥這種出現在歐洲文明發展特定的歷史時期，為了解決人間不共戴天的爭端而設計的流行習俗，竟樂此不疲，歐洲人自己不會不以為這種勞什子玩意頗為過癮，非得幹個一死一活方才爽快。電影裡有過如實虛構的場景，明知演戲，槍擊時也都君子直面對準君子。

陳映真如果生逢決鬥盛行時的歐洲，毫無疑問肯定有人會興致勃勃上門尋他，挑明來玩這套刺激萬分的成人遊戲。幸好，時與地再怎麼也兜不攏，人們可免替他發愁。況我們這裡實施槍砲彈藥管制，人人得嚴格遵守，不得私藏違禁。

但某些詩人、作家手中緊握的筆桿，簡直宛若槍枝。發生於上世紀七〇年代的兩場文藝論爭，「新詩論戰」與「鄉土文學論戰」，彼時的當權派放任他們的詩人與作家，蓄意從他們的筆尖噴灑而出致命的黑墨，搜索的目標一經濺及，關幾條人命，在他們看來並不怎麼足惜。筆，明明是筆非槍，何須管理。筆戰亦非決鬥，然有當權派堅實可靠後盾的筆，論尚未辯已先聲奪人。

日本導演小林正樹執導的黑白電影《切腹》，男主角仲代達矢精湛淋漓的演技，故事收尾的決鬥，以凌厲的武士刀批判了偽善欺世的武士道，步步森嚴乾淨俐落，觀後令人肅然而起敬。

決鬥公正？決鬥神聖？大概只有老天清楚。饒了半晌舌頭辦決鬥，讓陳映真聽到我的胡扯，他一定哈哈大笑，笑我迂腐。他在養病途中，該已輾轉獲悉，台北友人著文述及他一九六七年批評現代主義的幾些文字，著文者通過他那些批評文字聯想彷彿聽到，前蘇聯史大林時代，文化部門主管日丹諾夫的聲音。

我的北京伊斯蘭朋友

文/賀克

入京的時候是八月一日。剩下一週，奧運便要開幕。由朋友領著，騎腳踏車去了好多地方。不僅北京車站，連某些地鐵站裡也放置了很大顆的防爆罐。空間的感覺很肅殺，但或許因為我頂著張北方大臉，走著從沒人多問句話。倒是沒車，沒人，跟之前來的時候很不一樣，感覺像是很安全。

朋友曾在北京工作過幾年，他帶我認識了更多人，都是過去他在北京時的文人墨客。藝術家嘛，省不了喝上兩杯。晚上到了知名的街，除了偶然的背包客，人也不多。

我們到了他的朋友小金的店門口，蹲坐著剛開口。「你也是台灣的？」小金問。「是啊！」我說。「台灣好！哇愛台灣」他竟用閩南語這麼說。大家笑了。

我的台灣朋友愛講政治，酒過三巡，他又發病了。「聽說奧運期間，新疆人都離開北京了？」

自由聯想青翠美好。可有誰不知道，日丹諾夫是擁有無上權力的當權派，恰恰相反陳映真卻是長期被當權派專政的對象。

二零一零·二·二十六·二月新娘

耘兄偕手伊與另一半，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領到新護貝的身份證，原來空白配偶欄內填進一個男人的名字，當她倆同步跨出戶政事務所大門，她倆終於成為世俗生活裡的一對夫妻。

黃昏下班後，伊不再重踏熟悉的老路回爸媽生她時的舊居，因為新家的電燈等著她前去掀亮，新家廚房裡的瓶瓶罐罐，已在尚顯陌生的彼端不遠，頻頻向她打著招呼。

不備喜餅，不披婚紗，沒有饗宴，也無動驚，讓親戚戚朋保持他們的日常作息。

伊平平靜靜，只扮一名大台北地區早春，不引路人側觀的二月新娘。

伊的浪漫思維本極稀薄，這或與伊選擇學習的專業及就職的科目一貫均為「經濟」有某種密切的聯繫。伊猶在襁褓懷中，一九七七年末我寫了二零九行的《小耘周歲》，那個同時，我們與陳映真兩家遇熟，陳伯伯與麗娜阿姨從此一路看著伊成長，陳伯伯日後專為這首長詩撰文賞析，但未曾發表。陳伯伯在歷次各版的贈書中，有些套書簽名給了伊與伊底小哥。還會有誰比伊更其幸運？伊的嫁妝裡頭，藏有陳伯伯精心寫作、出版、簽贈，與當代台灣運休戚與共的全部小說。

伊先成人婦，繼之將成人母。相夫之餘，自從高中以來即養成的定期定量游泳，不宜中斷，通過運動獲取身心的基本健康，這一筆無窮無盡巨大的財富，還會與日俱增，且應以之教子，祈能世代相傳。

閒暇之時，需持續適度對人文科學進行追索，大學時代《安娜·卡列寧娜》總共讀過了幾回，托翁在該書第一部的開句「幸福的家庭都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知伊已忘卻，或依然儲存在腦海蕩漾的餘波。

送伊出門的嫁妝中，除了陳映真伯伯的全部小說，另有一套巴爾札克的《人間喜劇》。一八八八年四月恩格斯在致瑪·哈克奈斯女士的信裡如是說：

「他在《人間喜劇》裡給我們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史，他用編年史的方式幾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資產階級在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八年這一時期對貴族社會日甚一日的衝擊描寫出來……

「在這幅中心圖畫的四周，他匯集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我從這裡，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面（如革命以後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裡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

這兩處恩格斯珍貴的信中話語，足供伊日後研讀《人間喜劇》時當成敬謹的參考。

二零零九·六·十六·告解

一鄰居，一朋友，兩皆陌生然而陌生裡蘊藏著某種熟悉。鄰居在大學執教鞭，朋友擁有數個企業的股東。

他們的名字先後出現在近期媒體的新聞；教授與企業掛勾，而企業股東們相互利益輸送。

媒體的新聞裡有好的有壞的，有令人雀躍的有教人噁心的，媒體的新聞少不了也捕些風捉些影，消息的來源常常不儘精確，我們採行五權憲法，非三權分立，可輿論畢竟發揮了柔軟笑罵的功效。

如今鄰居與朋友雙雙上了媒體新聞，他們的名字映入我的眼簾，攪動我的思維，我竟無以躲避。大學老師不得有第三類接觸，企業股東禁絕內線交易，不幸與不慎往往雙胞孿生。

在經濟掛帥夜以繼日的假面舞會裡，假面真面真假難辨一體兩面，假做真時真亦假，真假如果需要告解，告解向誰向誰告解？告解如何如何告解！

鄰居與朋友雙雙被迫懸於海外，將使得陌生的返回空白，而陌生裡的熟悉也逐日飄逸。

住在北京，我也要生存」她說。

「生存？」我問。「這是你們的世界，我在你們的世界就必須這樣」她說。「妳朋友都是嗎？」我問。「我有些朋友跟我一樣，我們要在這樣的現代社會生活，要工作，有朋友，不這樣不行」小歷說。「但是我知道，我的祖父母是伊斯蘭，我的父母是伊斯蘭，等我老了，我也必須，我會成為伊斯蘭，我生來就是這樣。我知道。」

「來！別說了！」小金害怕吵了起來。而那個挑起話題的朋友早已瘋言瘋語，別人暗示我早點扛他走。小金拉著她往屋裡去，小歷卻甩了開，挽起另位較為纖瘦、穿著牛仔褲與盛夏小背心的女生。「克，幫我們拍張照，這是我女朋友，他也是伊斯蘭」小歷說著，兩人微笑了起來。

【中正區】

- 牯嶺街小劇場(牯嶺街)
- 南海藝廊
- 河岸留言
- 茉莉二手書店公館店
- 茉莉二手書店台大店
- 誠品書店台大店
- 山外書店
- 生態綠咖啡
- 紫藤廬
- 國家電影資料館
- NGO會館
- 華山藝文特區
- 文建會圖書館
- 台北國際藝術村
- 小地方
- 腳踏車廚娘的店
- 東吳城區部遊藝廣場
- 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中山區】

- 伊通公園 PARK 畫廊
- 非常廳藝文空間
- 蘑菇Booday

【松山區】

- 城市舞台
- 台北皇冠小劇場

【大安區】

- 黑潮咖啡館
- 問津堂書局
- 秋水堂書店
- 唐山書店
- 女巫店
- 女書店
- 書林出版社
- 政大書城師大店
- 北義咖啡館
- 牙買加倉庫
- 步調咖啡館
- Comedy Club
- Moi Relax Cafe
- Bistro Lounge
- BASTILLE CAFE師大店
- BASTILLE CAFE台大店
- BASTILLE CAFE溫州店
- 大紅人間藝文餐坊
- 中國父餐廳
- 巫雲
- 販賣書店

【萬華區】

- 紅樓劇場
- 誠品書店西門店

【信義區】

- 新舞台
- 誠品書店信義店

【文山區】

- 世新大學傳播大廈
- 政治大學政大書城

【北投區】

- 乒乓工作室

【台北縣】

- 有河Book
- 小小書房

【台中縣市】

- 東海書苑
- 東海和平咖啡館
- 敦煌書店東海店
- 秋水堂

【高雄市】

- 誠品書店大立店
- 誠品書店大統店

【花蓮市】

- One Way 73



新舊版演員對照

據報載好萊塢即將在今年的11月份上映一齣老片重拍的電影「Red Dawn」，在台上映的中文片名叫《天狐入侵》。原片是1984年由米高梅(MGM)發行，描述蘇聯和古巴聯軍入侵美國中西部的故事。事實上，從「Red Dawn」(赤色黎明)的英文片名，就能猜想出電影產生的時代背景——美蘇冷戰。

1980年雷根當選美國總統後，一改七十年代以來美蘇冷戰日趨和緩的氣氛，提出了與蘇聯全面對抗的「雷根主義」，主張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對蘇聯進行遏制。及至1984年底雷根的第一個任期為止，這個被稱為「新冷戰」的對抗形勢達到了高峰。

與此同時，蘇聯對於美國的遏制亦毫不讓步，它在入侵阿富汗的戰場也正進入激烈的戰鬥，並且不斷地往該地增兵。因此，好萊塢在當時以蘇聯入侵美國本土為題材的戲碼並非空穴來風，或只是出於編劇與導演的想像，《天狐入侵》承擔著宣揚雷根主義的任務——以對抗取代圍堵。於是，雷根主政時期的美國國策就表現為對內減低富人稅、鎮壓勞工運動，對外進行直接、間接的軍事干預與擴張。

尋找新敵人

當然，隨著蘇聯的瓦解，這部即將上映的老片重拍失去了它的敵人，原本美蘇兩強對峙的世界格局，現在只剩下美國單極稱霸。少了在現實世界的宿敵，只好硬生生到虛擬世界尋找新的威脅，這就是為何在過去的20年裡，好萊塢所形塑的「敵人」不是外星人，就是外星蟲。不過，為了延續該片的基調，必須有一個「真實」的敵人在美好的清晨入侵並占領美國中西部，所不同的是，這次好萊塢找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

據報載，新片裡的解放軍不但佔領美國本土，還任意的欺凌美國人，同時張貼告示、發布通緝令，追捕反抗的美國人，並實施日常用品配給制度。如果說當年的《天狐入侵》是冷戰思維下的必然產物，而2010年重拍的《天狐入侵》則是反映了美國極右勢力



麥當勞與解放軍

[天狐入侵]的背後——美國好萊塢電影工業的

中國圖像

文／江英士



的「後冷戰症候群」，在顧盼之際，非得活生生打造出個「現實」的敵人，藉以重塑自身存在的價值並安撫焦躁不堪的神經。

事實上，好萊塢電影不但是美國觀眾看世界的窗口，在一定的程度上，它也是對外塑造美國自身形象的媒介；同時，好萊塢電影還扮演了宣揚美國意識型態的角色。1961年甘迺迪政府就曾經發給好萊塢一份備忘錄，明確要求美國電影必須配合政府的全球戰略，所以好萊塢電影這次以中國大陸作為新敵人，並不會讓人感到意外。

被妖魔化的中國

早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默片時代，美國人眼裡的中國圖像就是愚昧、落後和腐朽的象徵。1894年，默片《華人洗衣舖》裡的華人就是一個罪犯；1920年代的影片《面紗》，中國軍閥滿臉橫肉、目光呆滯、言語粗魯，強化了影片中白人的優越感；從1913年到1980年代初的七十年裡好萊塢更先後拍攝了多達14部以傅滿洲(Dr. Fu Manchu) 這個被醜化了的中國形象為題材的系列電影。此外，國內內戰結束後，中國又總是在好萊塢電影中與偷渡、走私、輕重武器外流、腐敗等脫不了關係。

晚進在處理「中國題材」上最有爭議的一部好萊塢電影，就非米高梅公司在1985年拍攝的唐人街影片《龍年》莫屬。在該片中所呈現的唐人街，依舊是黑幫活動猖獗，殺人越貨事件層出不窮的地獄。及便是在2009年災難電影《2012》這部情節老套只是賣弄聲光效果的影片裡，中國圖像雖然被當成「最後救贖之地」，但那也不過是世界毀滅之後，西方各國工具性的選擇。真正解救世界的，並不是中國的科技與文明，而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惟利是圖的刻板角色，片中

的幾幕解放軍冷酷無情的形象仍然延續了好萊塢的「傳統」。

沒有新敵人就沒有新武器

新敵人為什麼是中國呢？這當然不是美國人的突發奇想。25年前的《天狐入侵》如果是一種預言，那麼它預告的並不是影片的內容本身，而是一種「對抗」意識。透過外部敵人的塑造，雷根政府將經濟危機帶來的內部矛盾外部化，並藉以製造輿論，說服國會撥款研發和製造更先進的武器。不斷擴大的軍備預算與武力介入他國事務，拯救了美國的軍需工業，也帶動了美國國內的經濟發展。美國終究沒有受到蘇聯的入侵，解體的反而是蘇聯本身以及所建立的「鐵幕」，同時美國也在過程中成為綜合國力與影響力達到歷史新高的世界霸權。

25年後的今日，歐巴馬政權下的美國，仍然面臨經濟危機之苦，但是美國外部的世界已經沒有可與其正面抗衡的敵人。如果美國人願意，他們可以把航空母艦航行於世界的各個角落，可以對外片面發動任何想要發動的戰爭，來維護美國在世界的利益。如今，在石油利益上處處與美國做對的伊拉克海珊政權，被自己早年在兩伊戰爭期

間由美國提供的「大規模毀性武器」所「毀滅」；苦難的阿富汗不再被其他國家入侵與占領，而是來自美國自己不斷地向該地增兵。因此，基於美國軍工體系擴大再生產以及解決自身內部矛盾的需要，塑造一個新的敵人自然就是當務之急，而近年中國大陸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崛起，以及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逐步整合與實現，顯然威脅到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以中國作為新的敵人，便是必然的選擇。

禍起蕭牆的戰爭警訊

2010年的《天狐入侵》確實為我們帶來了一種戰爭的警訊。問題不在中國，而是美國本身。歐巴馬上任之後強調的多邊合作與協商的對外政策，面臨著美國內部極右勢力的挑戰。《天狐入侵》藉由外敵入侵的老戲碼與冷戰的舊思維，試圖營造一種內外局勢緊張的氣氛，或許只是這股勢力反撲的端倪。我們不但要譴責該片的挑撥事端及片中散播的「反華情緒」，更要意識到美國在可見的未來對中國大陸周邊的北韓問題、台海問題、南海問題或中印邊界爭端進行軍事冒險的可能性。畢竟，殷鑒不遠，作為戰爭預言的好萊塢向來都不只是「電影」而已。

美國總統雷根主政八年大事記

日期	事件
1980/11/04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雷根打敗民主黨現任總統卡特，當選美總統。
1981/01/20	雷根宣誓就任總統，時年六十九，為美國史上就任時年齡最大的總統。
1981/03/30	雷根在華府一家飯店外遭槍擊重傷。
1981/08/03	約一萬二千名機場塔台管制員罷工，雷根立刻開除罷工人員，任命候補人員進駐塔台，嚴重打擊美國勞工運動。
1981/12/01	雷根批准第一批軍事援助給尼加拉瓜叛軍。
1982/06/08	雷根在英國國會發表演說，擊畫所謂「雷根主義」，誓言支持全球對抗共產主義的戰士。
1982/12/08	美國眾議院通過「包爾德修正案」，判定使用美國國防經費資助推翻尼加拉瓜政府違法。
1983/03/08	雷根在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對福音教派信徒演說中，稱蘇聯為「惡惡帝國」。
1983/03/23	雷根公佈「國家戰略防禦計畫」，俗稱星戰計畫。
1983/10/23	美國在黎巴嫩軍事基地遭自殺攻擊，二百多名美軍死亡。
1983/10/25	美國入侵格瑞納達。
1984/11/06	雷根以壓倒性票數打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孟岱爾，連任成功。
1985/11/19	雷根與蘇聯領袖戈巴契夫在日內瓦舉行第一次高峰會。
1986/04/14	美國戰機轟炸利比亞軍事基地，包括領導人格達費居住的營舍。
1988/07/03	一艘美國海軍軍艦在波斯灣意外擊落一架伊朗商用客機，機上二百九十人全部喪生。
1989/01/20	雷根卸任。

福州人，三把刀走天下 莆田人，神仙都掙不到他的錢

文／林怡君

福州，福建的省會，但與其他省會城市相比，福州的城市規模屬中等偏下。福州的知名度和曝光度，甚至也比同在福建省境內的廈門還低。你要是跟北方人說起福州，很多人得想半天，通常要過個幾秒鐘後，對方才緩緩的說：「哦，就是廈門的那個福州吧！」。

的確，由於過去幾十年福建作為海防前線，沒有投入開發，連帶影響到省會福州也只能默默，甚至被戲稱為「紙糊的城市」，其知名度可憐地排在後來作為特區的廈門之後。在中國地理上，福州偏安一隅；在中國歷史上，福州也是戰亂中流離失所的皇室平民的庇護所。福州就像是中國的盲腸，不與世爭、平和安祥。

福州伯三把刀創業

但要說起福州的地域性格，呈現出的卻是「外向」與「保守」兩種看似矛盾的特點。所謂「外向」，福州人移民海外謀生的非常多，這其中還有許多是以偷渡的方式到海外的，這不能不說福州人的性格中帶著冒險犯難、闖天下的勇氣。在許多國家的華人社區，福州人都是當地很重要的群體。早期，外出打拼的福州人，主要靠「三把刀」創業，菜刀、剪刀和剃頭刀，即指福州人最擅長廚師、裁縫師和理髮師這三種職業。移居海外的第一代華人中，福州人靠著這不用資本的「三把刀」起家的比比皆是。



紐約的唐人街，福州移民的人數不亞於廣東移民。圖片中的「東街口」曾經是福州最繁華的地段，福州人把這個地名也搬到了紐約。

事實上，不只移居海外的福州人，只要是外出的福州人，大抵都從事「三把刀」的職業。有意思的是，連偷渡這麼大的危險都敢冒的福州人，外出時，做的不是大生意賺大錢，反而是最穩當的、不用投入大成本的手藝活。

出門的福州人，做生意賺大錢，不是更好嗎？在大多數的福州人看來卻是危險的，做不得的。福州人家底觀念都比較重，他們出門時，父母、妻子總是再三吩咐：「到外頭做事要勤快，不可冒險，要顧家顧計。」既然不能去冒險，那就得靠自己的手藝去賺錢。福州人愛說「家有萬金不如手藝在身」，「手藝在身，快活本身」。這話說出一個道理，憑手藝賺錢比什麼都穩當。

福州商人小打小鬧

福州，雖然歷史上是一個商貿城市，東漢時期就與海外有貿易往來；宋代時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門戶；明代鄭和七次下西洋都是在福州太平港（馬尾、長樂一帶）停留休整，增加補給後揚帆出海；到了清代，鴉片戰爭後更被迫開闢「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可是，現今的福州，不僅在省內的經濟發展落在廈門和泉州之後，若與江蘇、浙江人相比，福州人做大買賣的不多，大商號、大商人更是鳳毛麟角。

福州人做事一向是滿足於小打小鬧，外

地人看福州人，也總認為他們小氣，福州企業家的開拓精神也總成不了氣候。比方說，家門口有一間位置不錯的店面，但福州人從來不是留為自用，而是把它租出去給別人經營，以穩穩地賺取每月的租金。所以在福州經濟界的上層人物中，少有土生土長的福州人。看那些操著外地口音的人士住洋房，開名車，許多福州人心裡就不是滋味，並時不時地來一句：「現在這社會，撐死膽大的。」

有人評價說：廣東人看見黃燈趕緊走，看見紅燈繞道走；而福州人是沒等紅燈亮起，一看見黃燈就停下腳步了。這個時候的福州人屬於明哲保身、不願冒險的保守型。閩劇中有一齣戲，叫《依順哥乞燭蒂》，十分生動而深刻地刻畫出一個典型福州人的形象。依順哥是一家絲線店的小老闆，為人忠厚、善良，但工於計算，三十幾歲而未娶到合適的妻子。一天他在收帳途中遇到寡婦

春香，見她溫柔賢惠，而又家境貧寒，便託街坊道士攜前往說媒迎娶。不料六年後，春香的原配陳春生從海外回來了，要尋回自己的妻子。依順哥不肯，於是二人告到海防廳衙門。由於春香難以在二人中取捨，官府便設計叫春香詐死，然後讓依順哥和陳春生選擇，或領走一具屍體，或領取一包銀元。關鍵時刻，依順哥動搖了，選擇了銀元，結果回家打開一看，只是一條燭蒂。依順哥因小



失大，傳為千古笑談。依順哥當然不可能概括所有的福州人，但依順哥的性格在普通福州百姓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對個人得失過於計較，而又不肯承擔任何風險，自然難有大進取、大收穫了。

莆田人自成一格

「好女不嫁莆田郎，好男不娶福州女」。意思是說，福州大女子主義盛行，福州女子大多養尊處優不做家務。福州男人疼老婆的程度，不只下得了廚房，晚上還得提家中的尿壺。一個夜間替女人鋪被子，自己提尿壺的男人，在事業上能有多大出息呢？而莆田在歷史上，一直比較貧困，謀生困難，女子嫁過去吃苦的多。

說莆田，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若說起媽祖林默娘的家鄉湄洲島就在莆田，相信絕大多數人應該就覺得熟悉多了。位於福建沿海線中間點的莆田，古稱興化，又稱莆陽、莆仙。它北連福州，南接泉州，西傍山，東臨海。

莆田雖是個小地方，但有自己的方言。莆田話是福建的主要方言之一，與閩北的福州話、閩南話都不同，莆田話的發音很有特色，莆田人一開口就很容易會被認出來。莆田話不僅在福建自成一格，莆田人的性格也自成一格。

有個笑話說，從前軍隊招收偵查兵，錄取的都是莆田人，因為他們之間講話絕對不怕敵人竊聽——因為口音太奇怪，聽不懂。編這個笑話的，肯定是福建人自己。對於外省人來說，福建話是一個整體，不論是福州話、閩南話、莆田話，都一樣聽不懂。只有福建人自己，才能知道這之間的區別。

神仙者隱賺不到莆田人的錢

莆田人在福建省內似乎也不太受歡迎。在省內的長途巴士上，路程漫漫，閒來無事，便有人先大聲問問車上有無莆田人，要是沒有，整車人就開始損起莆田人，說莆田人的笑話。莆田人會成為福建人茶餘飯後的話題，除了難懂的莆田話之外，恐怕還是與多數福建人很不相同的性格特徵有關。

許多福建人說起莆田人，總認為他們太精明、太計較、太不懂人情世故。比方說，公司發年終獎金給員工，福州人的第一反應是：「怎麼只有這麼多！」，即便已多發三個月；莆田人則說：「我該不是最少的吧？」。這是形容福州人不知足的個性，和莆田人多疑的性格。而當比較每個人獎金的多寡後，發現大家的獎金基本差不多，只是為了不搞平均主義，而有點小差別時，比別人拿得少的福州人會說：「又少啜一小餐了」，而莆田人會抱怨：「我哪點比別人差，要找老闆評理」。這反映出的是，福州人好吃愛玩和莆田人的斤斤計較。福建有一句話說：「神仙難掙莆田的錢」，由此可想莆田人搵門的功夫。難怪有人講，莆田人是很好的生意人，但不是很好的朋友。莆田本地的經濟發展一般般，但莆田人到外地卻能很大顯身手。北京的建材市場，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莆田人經營的。莆田人做生意的足跡很廣，農曆過年在莆田可以看到來自全大陸各地的車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難怪莆田人自己會說：「凡有人的地方都有莆仙人」。

說莆田，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若說起媽祖林默娘的家鄉湄洲島， 就在莆田，相信絕大多數人，應該就覺得熟悉多了。

夏令營

第26屆夏潮大專青年夏令營

主辦單位：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台灣夏潮聯合會
 日程：2010/07/07~07/17
 報名資格：各公私立大學及研究所在學學生(不包括在職專班)，且無重大疾病。
 電話詢問：02-2735-9558
 網路報名：www.xiachao.org.tw
 傳真報名：02-2735-9035
 通訊地址：(10669)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170號6樓 夏潮聯合會
 E-mail：xiachao@iga.net.tw
 聯絡人：黃小姐



2010成都九寨溝、熊貓抱抱之旅

北京、成都、九寨溝、黃龍，2010/07/07~07/17，共11天。
 費用：23,000元(包含台北-北京、成都-台北來回機票、成都-九寨溝來回機票、食宿、交通、旅遊保險費等)。證照費另計。
 名額：30名。

2010江南水鄉之旅

北京、南京、蘇州，2010/07/07~07/17，共11天。
 費用：16,000元(包含台北-北京、上海-台北來回機票、食宿、交通、旅遊保險費等)。證照費另計。
 名額：30名。



冰火交融東北情

文／劉綠蘇(輔仁大學法律系)

從出發前緊張的準備禦寒用具，到歸來時身上只穿一件衣服和短褲，短短的八天旅程，卻讓人有了很多新的體驗和感受。

東北的冷不像台灣的冷，是那種手上的羊肉串前一分鐘還燙口，後一分鐘卻感覺像冰箱裡拿出來的；沒戴手套站在風口，手馬上就感覺麻木，但是一進室內就立即升溫30度以上，整趟旅程像是不斷的在進行空氣三溫暖。

在這趟旅程中我親身的體認到了東北人的熱情，雖然大陸同學和老師們一再向我們強調東北人沒有用碗喝酒、給客人灌酒，但是在晚餐當中卻發現他們說乾杯就一定喝乾，連近50%的白酒也是一杯乾，毫不含糊敷衍。這真和傳說以及我想像的一點也不差。

有一晚將近晚上九點，我在路邊遇見一個小販賣糖葫蘆，寒風中只有他一人坐在馬路邊，夜色昏暗，幾乎沒甚麼人經過。他熱情的和我們寒暄。我們一個小時後回程時，路上人煙更加稀少，但是他仍繼續顧生意。從他的話語裡，我感覺不出一點愁苦或者

急，而是一種安定和自在，這是在自己繁忙緊張的生活環境裡不曾看見的。

有些台灣人喜歡到大陸。也有些人跟我訴說到了大陸和當地人提及政治和歷史時的尷尬和緊張。走進東北要看的東西少不了歷史，但是我們卻完全沒有這樣的情況。在抗美援朝紀念館，我們和大陸同學一起笑政府敵友示意圖上的「蔣匪」，分享上一代的參政情況，還有兩岸解釋歷史的差異。從前最緊張的衝突點，最禁忌的話題卻讓我們笑得很開心。

這趟旅程雖然很多地方都看的很匆忙，但是古蹟和自然環境的震撼卻讓人印象深刻。難忘在清永陵的滿清先祖墳前那一種肅穆神秘的氣息、赫圖阿拉城中滿清先人故居的古老樸實、張氏帥府裡歷史事件彷彿正在輪番上演、雪深及膝的庭院裡讓人想在地上打滾的衝動、本溪水洞讓人目不暇給，想要跳船停下來仔細觀察的念頭，這些都足以讓我們對東北念念不忘。

也許是在冰天雪地中，人們的熱情特別能



體現吧！路上台灣和大陸的領隊們都對我們非常照顧，提醒我們自己都沒注意到的安全和健康問題。團員間的互相合作幫助也讓人感動。甚至臨歸時許多人都哭了，好像再怎麼回頭也無法望盡這一份對隔海的他鄉土地的留戀，這是在東北行中所得到的感受。



次旅程的結束，都讓我覺得這不是金錢能買到的回憶，因為這是屬於我們大家共同的記憶。我喜歡跟朋友相聚，但又害怕分離，每次的分離，在心中都有說不出的話語，尤其是在機場分離時，總是強忍著眼淚。

最後我要感謝老天有這樣的緣份讓我認識了夏潮的陳大哥、汝琪姐、台聯的領導們、辛苦的導遊、志願者們以及一起從台灣出發的團員。你們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那一部分，同時，我也希望還有機會再踏上大陸這片土地。

很慶幸我有機會參加這次的夏令營，每

大陸就學自助餐 600港幣 吃到飽

順應兩岸往來的頻繁，透過各方管道前往中國大陸的台灣人士漸增多，其中，一波波的大陸求學熱潮引起諸多關切，亦影響著許多人為自己的生涯規劃增添了一筆就學大陸的新選項。

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中央和地方都對高等教育有了更多的投入，使得大陸高校(大學)在辦學條件上有了巨大的成長，同時也更為國外和港澳台人士所認識與接受。

在台灣，有越來越多人想接觸大陸就學的訊息，於此，本版將陸續針對大陸高校對港澳台招生的各環節作一些簡單介紹，讓有興趣的朋友能夠了解更多。

為什麼前往大陸求學？

根據統計，大多數的台灣報考者希望透過大陸校園作為媒介，從中建立人脈，進而開拓未來在大陸發展的可能性；這類報考者大多選讀經濟、管理類專業，地點的選擇則偏好上海與北京地區；另外有些報考者為了學習台灣沒有的學科或內容，或者有意取得大陸各項執照，例如每年有許多經驗老道的律師，重新投入校園拾起教科書；還有近年日漸升溫的「對外漢語教學」，由於中國大陸的教學系統在國際上較具知名度，也吸引了許多報考者。此外，部分考生抱持著體驗大陸人文風情，或學費及生活費的考量，甚至是希望透過大陸學生競爭激烈的學習態度來砥礪自我等，都是他們赴陸就學的成因之一。

不論原因為何，有意赴陸求學者只有清楚自己想要什麼，作好長遠生涯規劃，才能把握住在大陸求學的每一個分秒。

關鍵第一步，把握有效資訊！

自2002年起，台灣學生到中國大陸求學者逐年成倍數增長，每年幾千名學生透過不同途徑升讀大陸高校，惟學校、科系眾多，應如何選擇？又該從何準備？向來是讓報考者頭痛的一點。每個人必要的功課不外乎多方蒐集資訊，了解欲就讀的學校、科系，甚至包括了解欲前往的地區、生活條件等，都是不可馬虎的步驟。目前坊間有諸多關於大陸求學的網站，提供了各個面向的就學資訊，對謹慎的報考者來說，似乎足以安心地全方位掌握，但必須提醒的是，各家網站質素不一，內容消息亦並非全然正確，不少考生淹沒在密密麻麻的民間統計數字與特殊管道入學的誘惑中，反倒錯失了正式管道入學的機會。

大陸有2000多所高校，開放招生港澳台人士的有220所左右。兩岸學子在報考大陸大學方式上最大差異處在於，大陸的學生是先考試後填志願；港澳台生則是先填報志願再考試。雖然大陸教育部提供了學校專業目錄，但發送點集中在各報名點，且數量有限，因此港澳台生大多僅能憑藉網路來取得相關訊息。至於實際選擇學校方面，70%以上的考生都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等在台灣頗負盛名的學校作為首選。可惜的是，集中選校容易出現高分落榜的情況，而這樣的現象主要由於台灣考生對大陸高校的了解有限，且獲得資訊的管道不足。

為了讓考生能便利地獲取資訊，中國大陸教育部的「港澳台事務處」建置有《內地普通高校面向港澳台招生信息網》(http://www.gatzs.com.cn)，其中分類了研究生與本科生兩部分，內容包括大陸高校招生政策、招生訊息、學校簡章及各校最新即時訊息，可供做初步資料蒐集的參考。

選校難？選系煩？準備考試不茫然

在報考前置準備上，到底哪些部分可以從報名點得到解答？哪些又是考生需要自行與學校聯繫？所有參加對港澳台聯招的大陸高校皆在同一時間(專業考科)自行出題。有意報考聯招的考生需先透過報名點完成報名手續，並參加報名點安排的筆試項准錄取與否。

以下是報名點與學校之間在職能上的區別：

報名點	依照聯招公告的政策條例，受理完成報名手續並處理第一階段筆試的考場作業。當然，考生有任何報考流程上的疑問皆可在報名點循得協助，報名點也盡量將各校專業目錄及考古題等資訊更完善地提供。
院校系所	在大陸教育部的大原則式規範下，學校對於招生等相關規定擁有很大的彈性調整空間，因此有些細節規定各校不一；關於複試是否或複試內容，也是由各校甚至各系所自行決定，最恰當的方式就是直接與學校聯繫，才能掌握最正確的訊息。
各系所	若報考者欲著重對該專業(科系)研究方向上的認識，或者上課方式、時間等的了解，可從學校簡章或學校網站中找到系所的聯繫方式，直接詢問。
學校教授	學校教授負責的主要是教學部分，考生在準備考試時，除了著眼於考古題，亦可與該專業的老師聯繫，請老師建議參考書目或準備方向。

就以考生最常詢問的學費為例，大陸教育部對學費的基本規範是每學年10000~14000人民幣，而各校在能從報名點獲知基本規範的學費標準，但如果確實地知道細節，最精準的方式就是直接詢問該校研究生院或各系所。

為了以更簡便的方式讓考生取得資訊，「招生信息網」及報名點整理有相關資料提供在網站上，方便報考者進一步掌握所有的細節。



本科生

許多人都問：「能不能用學測成績的標準來對應大陸的學校」、「我孩子的高中成績很好，考不考得上北大」、「考古題都做完是不是就考得上」...? 說實在話，這些問題真的很難以是非題的方式來回應。學測成績的標準不能絕對地與大陸高校來對應，畢竟兩岸三地的教學內容不盡相同。有鑑於此，大陸教育部出版有「考試大綱」及各年度的考古題，讓報名點提供給考生，讓考生有依循的考試範圍及方向可參考。至於高中成績好壞會不會影響錄取？本科生的錄取主要看的是聯招筆試成績，與高中成績的高低沒有直接關係。那麼僅用考古題來準備考試，真的夠嗎？

過去的經驗，有些考生熟讀考古題就能取得好成績，也有越唸考古題越灰心的例子，但考古題的確能夠初步了解考試內容，可以試著把握。基本上，準備考試不至於造成考生太大困難，惟報名時填寫志願往讀考生及家長傷透腦筋。以下是填寫志願時須具備的基礎知識：

大陸教育部規定的歷年錄取限制分數線(2009年各項分數皆向下調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第一批次錄取分數線不低於400分。(五科總分750分) ● 第二批次錄取分數線不低於300分。 ● 藝術類錄取分數線不低於200分。 ● 預科生：第一批次錄取分數線不低於380分，第二批次錄取分數線不低於280分。 ● 對大部分台灣考生來說，適當的複習是不難達到300分的最低錄取分數線。
各校錄取線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各校根據自行的要求訂立有錄取分數線，如北大和清華的錄取分數線就訂在600分以上。通常名氣大的學校分數線較高，但也不是絕對，例如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和吉林大學都是前10名的學校，但分數線僅設在400分左右。 ● 各校分數線指的是該年度最低錄取考生的分數。坊間對於各校分數線的提供眾說紛紜，建議考生直接與學校確作為依據。
第二志願錄取問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有些學校不大願意錄取第二志願考生，即使錄取，也會要求較第一志願分數線更高的分數，例如中山大學便要求第二志願的分數需高於第一志願50分。但一些學校如武漢大學、吉林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和中南大學等都樂意錄取第二志願考生，而且不會提高第二志願分數線。 ● 考生選擇第二志願時，要了解該校是否錄取第二志願考生及分數要求會否提高等，否則會大大影響升學的機會。

訊息掌握立即搜

- ◎報考資訊：《夏潮聯合會·大陸高校就學專區》http://www.xiachao.org.tw。
- ◎各校簡介：《普通高校面向港澳台招生資訊網》http://www.gatzs.com.cn。
- ◎其他詳盡內容可參考《大陸高校升學指南》，夏潮聯合會 2009年出版。

「芙蓉姐姐」乘著搞笑之風走上小劇場舞台



小劇場搞笑話劇的觀眾在春節期間坐滿劇院說



誇張而浮躁的表演，觀眾就吃這一套。



男扮女裝是小劇場搞笑的必要手段，如今走上大劇院已不稀奇

顛倒傳統意義上的男性氣質，是小劇場話劇中的重要賣點—唐朝也有流星雨 劇照

【北京小劇場的二三事】：之一

從看不懂到大家樂 搞笑這碗飯還能吃多久

文／樞門兒貓

去年在北京首都劇場看戲時，拿到一張觀眾問卷調查。在「你喜歡看哪一種演出」的問題下面有四個選項。除了「小劇場搞笑」這個選項以外，其餘的三項裡沒一個和小劇場沾邊。讓我不禁好奇，什麼時候開始，「小劇場」和「搞笑」之間的關係，已經那麼鐵（分不開）了？

一群「夠專業」的「戲癡狂人」

在北京近年成立的數個民營劇社裡，「減壓」與「搞笑」是兩個不變的主題。而這些劇團往往主推即才女貌的青年才俊演員、網羅高校表演專業的畢業生，由劇團的經營者或這些二十出頭的年輕人自編自導自演，號稱「為百姓服務」、「為白領減壓」。

由北京文化局委託東方先鋒劇場經理傅維伯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2008年，北京十來家小劇場演出逾2000場，演出劇目145個，其中新劇目90個。光是以出品「搞笑」劇目聞名的「戲逍堂」就表示，2007年它們做了10部話劇，2008年更是做了18個，2006年到2008年，每年的演出場次都能保持在200—300場之間，宣傳、演出時間覆蓋整年，迴圈播放。而長期在北京的「八一劇場」小劇場中演出的「雷子樂笑工廠」，也是劇目一齣接一齣的上演，舊劇目每隔幾個月就重新「經典重現」。

有著《麻辣女誘惑你》、《滿城全是金字塔》、《哪個木乃是我姨》、《過年過的是寂寞》這些「與時尚緊扣」的流行話劇名，配合了劇團「貼近生活」、「使人觀劇後感到了真正的放鬆」的宣傳重點，這些劇作多半把觀眾群設定為年輕的都會白領，更透過「為企業

定制」的方式，從劇名（將企業名稱鑲嵌到劇名中）到傳單（上面有著從「指定健身房」到「指定糖果」等二十餘個品牌支持）和演員服裝（選擇該品牌服飾中LOGO最搶眼的款式），置入行銷的機會一個也不錯過。

在這些劇團的簡介上，往往強調著團裡有一群野心勃勃的戲劇狂人，「做戲就是他們的狂人日記」、「他們絕對專業，因為他們夠資歷」、「記住這個名字吧，她在不久的將來會締造出中國真正的百老匯」。新興的小劇團們彷彿開啟了一個產業版塊，要「將小劇場的普及化進行到底，創造一個大眾化平民化的，極具時代性又充滿藝術魅力的話劇生產集中地」。在這些劇團的簡介上，往往強調著團裡有一群野心勃勃的戲劇狂人，「做戲就是他們的狂人日記」、「他們絕對專業，因為他們夠資歷」、「記住這個名字吧，她在不久的將來會締造出中國真正的百老匯」。新興的小劇團們彷彿開啟了一個產業版塊，要「將小劇場的普及化進行到底，創造一個大眾化平民化的，極具時代性又充滿藝術魅力的話劇生產集中地」。

「搞笑」這碗飯是假樂嗎？且看這段文宣：「自從xx國際小劇場要開張的消息傳開之後，眾多喜愛xxx的觀眾就不斷地打電話到xxx，詢問演出事宜，尤其是當聽說上演的第一個戲是《xxxxxxx》之後，更是讓無數的觀眾欣喜若狂。雖然觀眾的熱情非常高漲，但是xxx表示，由於該戲的演出場次有限，而準備前來看戲的人又太多……目前演出只面向會員。對於普通觀眾，如果想看戲的話，馬上加入xxx的會員也可以享受此次回饋活動的待遇。」

在戲劇製作人李東接受《南方週末》的採訪上，他表示「小劇場商業戲劇之所以在近一兩年有井噴

之勢，是因為北京積壓了大批的藝術院校的畢業生……小劇場戲劇（和電影、電視）不一樣，投資少，也不需要多好的臺上功夫，惡搞就行。戲演火了，一天晚上也能掙上幾百塊錢。所以這幫孩子都來了，對他們來說，生存是第一位的……」。他認為，惡搞式、速食式民間戲劇興起，只能說明話劇市場的存在，除此之外，別無意義。

曾被批評是在「賣假樂」的戲逍堂老闆關皓月在Blog中寫道：「三年來我支持了近34個畢業於中戲、北電、軍藝、上戲的導演和編劇實現他們的戲劇夢想，解決了近100個熱愛戲劇卻沒戲演的演員的尷尬，投資了17部戲劇作品，演了1900多場話劇，我就不明白這些所謂的有『發言權』的新聞工作者，為什麼是這麼看我的！」他強調自己「從來不騙人」，就是看中了小劇場話劇裡面蘊含了巨大的商機才來做戲。「一個劇場裡有兩個百個座位，每張票的票價是100元（人民幣），總數就是2萬元。如果演20幾場就是意味著賣5000多張票，也就是說有50多萬元的票房。演一場戲的成本大約只有七八千塊錢…」。

在關皓月看來，量變必然導致質變。只有積累了量，製作成本才會降下來，風險才能變小。他對《北京青年週刊》說：「做喜劇也是逼不得已，剛起步的時候你必須要用這種東西來刺激市場和觀眾，之後才能逐漸將話劇的內容往嚴肅方面靠攏。」2009年開始，戲逍堂嘗試轉型，只推出了一齣打著「懷舊」旗子的《李小紅》。媒體形容關皓月似乎是「頗為無奈」地說：「2005年我之所以選擇做搞笑喜劇，是因為當年這塊市場還是個空白，

可是現在小劇場裏都是搞笑喜劇，我覺得搞笑喜劇這碗飯吃不了太久了。」

仍堅持在「搞笑」和「減壓」陣營的「雷子樂笑工廠」，則把主力放在包裝自己的劇場明星和製造媒體話題上。從規定演員在演出結束後20分鐘不能離開後台（以保持演員的神秘感），到2009年推出「雷女郎」，將製作人（往往也是男主角）封為「喜劇之王」、和網路紅人「芙蓉姐姐」同台演出等種種方式，佔據了民眾對小劇場的關注焦點。「就是讓你笑」作為「雷子樂笑工廠」的口號，劇團負責人張成曉勇面對《中國經營報》的採訪表示：「我們的戲在八一劇場剛開業的時候，前期一直在虧，每天最多賣8張票……為了不傷演員的心，我們只好去送票……大約培養了一年半的時間，現在他們已經追著我們要票、買票看戲了。」

把內褲戴在頭上就很好笑然而，動輒八十元起跳，至二百八〇元一張的票價，除了荷包開始進帳的白領青年以外，又有多少人買得起呢？今年3月到4月，北京就有80部話劇即將上演，400多個場次撐起了浮華好看的數字。春節期間，小劇場裡「火爆」的氣勢受降下來，風險才能變小。他對《北京青年週刊》說：「做喜劇也是逼不得已，剛起步的時候你必須要用這種東西來刺激市場和觀眾，之後才能逐漸將話劇的內容往嚴肅方面靠攏。」2009年開始，戲逍堂嘗試轉型，只推出了一齣打著「懷舊」旗子的《李小紅》。媒體形容關皓月似乎是「頗為無奈」地說：「2005年我之所以選擇做搞笑喜劇，是因為當年這塊市場還是個空白，

麻花」系列下面，還有幾個「開心麻小」話劇，「麻小」的意思，則是老北京都知道的簋街「麻辣小龍蝦」。

極力壓縮製作成本的一場場演出，讓人不得不懷疑眼前的舞臺是不是一群年輕人縮衣節食省出來的。而在看過幾齣搞笑劇、減壓劇後，我才知道現在北京小劇場最時興的，是男扮女裝或是賣醜現藝。最具有刻板女性氣質的紅色紗質小洋裝或披肩，套在體態中年或豐腴的男演員身上，觀眾就樂不可支。如果配上一段雷鳴的音效或「倩女幽魂」的經典音樂，戴上了誇張假髮（或者留著小平頭就上場）的男演員便開始展現「女性」「欲求不滿」的一面……。當然，把內褲戴在頭上的牛仔，和穿著女僕服的男服務生一樣討喜。

從「看不懂」到「大家樂」劇評人水晶在<2009中國戲劇年度綜述：戲劇市場的養成與戲劇生態的養護>一文中指出：「許多戲劇甚至根本就沒有編劇，由導演、演員在排練過程中編現演，在演出過程中邊改邊演。這一方面反映了現在一些戲劇產品的創作方向在不斷與時事、新聞、流行話題和即興式的搞笑靠近，另一方面也顯示了許多作品在『一劇之本』上懶下功夫。『振興文化創意產業』的大旗與口號已經成為當下最熱門的議題……隨著戲劇作品從當年『看不懂』的小眾文化變身為『大家樂』型的通俗搞笑面目，商人們聞腥而動引來民間投資熱，令當下的戲劇市場泥沙俱下，品質漸趨浮躁淺薄。題材的通俗化與創作的潦草粗率，甚至讓去劇場看戲從『非常時髦』變成『非常危險』的一件事，爛戲叢堆的現象也使許多資深戲劇觀眾不再進劇場。」

一日，偶然見報紙上登了戲逍堂的創作總監所說的話：「我們只是惡搞社會現象而不是社會本身。……（我們）應為後代留下刻畫當時社會生存態勢的作品。」而這個社會的生存態勢是什麼呢？期待。



王全安導演。李新杰攝



劇中主要人物陸善民、喬玉娥（盧燕飾）、劉燕生（凌峰飾）

用2個小時，把一個空檔40年的故事講好聽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影片第一個鏡頭對準昏暗的燈光下那張餐桌遠遠推進時，就知道王全安要安安靜靜講一個故事了。電影名叫《團圓》，第60屆柏林電影節的開幕影片，同時也是再次入圍主競賽單元的華語影片之一。

2007年的《圖雅的婚事》之後，王全安看到一部紀錄片時，短短幾分鐘，他心想：就是它了。那幾分鐘是一個台灣老兵回大陸省親，記者現場採訪的場景。「窄小的屋子，矛盾四溢，每個人物之間都像一場戲。怎麼看都是事，怎麼看都有色彩。」王全安決定，從這裏出發，就叫《團圓》。

《團圓》取材真實，講述的便是國民黨退伍老兵劉燕生（凌峰扮演），40年後重回上海，尋找當年新婚不久便失散的妻子喬玉娥（盧燕扮演）的事。尋親、團圓、割捨、糾纏、心理博弈、再別離、歷史大背景，而王全安卻把熟悉的故事處理得具有陌生感。情節意料之中，電影語言表達意料之外。種種情緒都借助長鏡頭克制著、收斂著、掩藏著，又無時無刻不在對抗著。「我想克制著去紀錄和呈現，像小津安二郎或者李安那樣。」

王全安說，他不太喜歡《團圓》的英文片名 Apart Together ——「直譯過來是：分開地在一起。好像很難把沉重背景下的心緒說透。」

只能在上海

很難相信，《團圓》劇本完成時只有40頁。王全安說，他拍戲總是很即興。這個故事，更適合在鏡頭前用各種細節把衝突和矛盾推展開。

故事，從上世紀90年代末講起。台灣老兵返鄉團回到上海。

王全安小檔案 王全安，1965生，中國著名導演，中國第六代導演之一。王全安的電影都是關於當前中國社會現實的，並能將寫實的現實內容以強烈的戲劇方式表達出來，鮮活的影像內容及扎實的劇作功底，使王全安的電影在中國第六代導演中獨樹一幟

- 1965年，出生在中國延安，幼年喜歡繪畫，並希望長大後以此為終身職業。
- 1977年，接受父母的安排，離開學校到一個歌舞團裏當舞蹈演員，從此開始了城鄉遊歷的生活。
- 1980年開始，借中國對外開放的文化交流活動之機，出訪眾多國家。
- 1985年，突然萌發拍電影的強烈願望。
- 1987年，放棄去法國里昂電影學院學習導演的機會，同年考進北京電影學院。
- 1991年，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後分配至西安電影製片廠任導演，其間進行了大量的劇本寫作。
- 2000年，編劇/導演電影《月蝕》獲得廣泛關注，先後參加二十多個國際電影節，並獲得多個重要獎項。這部電影迥異於中國電影以往的行事風格，其獨特的電影語言帶給中國電影界極大的震撼，受多個國際影展邀請參展，獲莫斯科國際電影節國際評委大獎，是中國新電影運動的標誌性影片。
- 2003年，編劇/導演的電影《驚聲》更是為他獲得更大的讚譽。
- 2005年，中國最重要的一部史詩電影《白鹿原》交給王全安拍攝，這部電影改編自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說，因其尖銳的歷史政治觀點及大膽的性愛描述，在小說出版的十五年裏一直被禁止拍攝成電影。中國著名導演張藝謀、陳凱歌、吳天明等都先後準備籌拍此片，但都因內容過於敏感及拍攝難度過大而未能實現拍攝。王全安執導的這部史詩大片，剛進入前期籌備就引發了超乎尋常的關注。
- 2006年，王全安拍攝第三部自編自導的電影《圖雅的婚事》，入圍2007年柏林國際電影節競賽單元。
- 2010年，王全安執導、表現大陸與台灣兩個家庭自離散後重聚的影片《團圓》獲最佳編劇銀熊獎。

力圖走出東方情結

克制和壓抑的《團圓》

第一次印象深的長鏡頭，是玉娥一家在家中迎接「台灣人」劉燕生的接風飯。40年未見，陌生、熟悉、拘謹又壓抑著煽情的氣氛，隨著盧燕扮演的玉娥用上海話介紹出一家老小，鏡頭緩緩定格又掃過每個圍坐餐桌的人。這也為《團圓》的情節設置了一個尷尬的開場：回鄉尋髮妻的劉燕生，和妻子現在的老公、孩子、孫子——碰杯，輪到自己當年的遺腹子，迎頭卻是一臉冷漠和怨怒。這組畫面看上去很李安，很《喜宴》，很《推手》。

影片進展至約15分鐘處，戲劇衝突明顯跌宕於三個老年人之間。一句「我這次回來就想帶你回台灣的。你願意嗎？」打破了玉娥和老公陸善民半輩子的平靜，也喚醒了她當年新婚的激情和慾的40年的委屈。這句問話就像一個懸念的設置，足以讓人猜想後續的情節思路：現任老公的憤怒、玉娥對子孫的不捨、親情的留戀、拉鋸般的糾纏……然而，王全安卻讓進展環節出乎意料地「舉重若輕」。他把懸念的推進和幾次情節高潮都用長鏡頭固定在餐桌上。先是用四隻大團圓蟹、一瓶老酒粉飾了那場有關「老伴兒歸屬」的談判，「難以啟齒」直接過渡到「等待抉擇」；玉娥輕輕地對劉燕生說了「願意」，老陸更輕輕地答應了妻子要被帶走的「過分請求」，三人還圍桌舉杯、對飲言歡。「克制」在王全安這裏成了最明顯的自我表達。

整部影片台詞幾乎都是上海話，這似乎洩露了王全安創作《團圓》的立意根基。「如果不在上海呢？會這樣克制嗎？會是這種效果嗎？」很難想像同樣的懸念 開場在東北或其他北方省市，三人能壓制住矛盾衝突的爆發玩起推手嗎？或許，只能是上海。」王全安坦言，「原來的素材就發生在上海，我很喜歡研究這個城市的內核。我想要的克

制、內心對抗的感覺在這塊土壤更能發揮到位。」

於是，在《團圓》裏，除了子女反對的一場短暫的戲之外，很少看到明顯的、激烈的情感衝突。「人物間一直處於暗湧的對抗。尤其是老陸謹慎、謙卑順從的角色性格，讓那種抗爭更含蓄、更內在，也更糾結。不明就裏的會覺得人物反應平靜得有些荒唐。直到老陸一場酒喝成腦梗塞，玉娥和劉燕生又回到那張餐桌上改變了計畫，這場心理博弈中誰更勝一籌才顯而易見。」

有人說，把「家庭的悲歡離合」背負在特定的歷史大背景之上有些取巧，導演的事能力要打折扣。王全安不苟同：「越核心的命題越是超越眼前的事件本身，就像達內兄弟的平淡的電影折射出生命和生命的信任。《團圓》如果只是講述個人情感婚姻，反而情懷太小了。這種拍攝手法上以靜顯動，價值表現上以小博見大，正是我想要的。」

記住情感和角色

這部片子，看的是大背景下的情感糾結，記住的是人。在《圖雅的婚事》時，王全安就多次強調中國電影要走出東方情結，意指導演的表達要能讓人忘記影片 的背景特色，純粹地被人物命運和情感吸引。《團圓》就嫁接在一個東方方式、中國式的特定背景上，背後的隱喻價值固然重要，但表述時怎麼走出來？王全安慶倖，兩位主角對手演員把他的解讀更清晰地參悟、表達了出來。

喬玉娥的扮演者，是年過八旬的三屆金馬獎影后、奧斯卡終身評委盧燕，一舉一動、一眉一眼都是戲。但坦白說，雖身為上海人，但多年定居美國的經歷讓盧燕的氣質並不太符合「老弄堂裏委屈一輩子的女人」。這種氣質的錯位也是王全安特意的，「盧

燕82歲了，戲中扮演的玉娥也60多了，但你看不出濃重的老態。反倒是盧燕帶給玉娥的風韻、漂亮主宰了角色氣質。在三人之間矛盾關係裏，玉娥作為女人的特色還沒有泯滅，所以她對幾十年前的愛情、浪漫的願望不會泯滅。她和平庸的老陸之間的反差，在內心情感被激蕩起時便凸顯出來。這恰恰讓她能夠輕鬆決定放下40多年的家庭，要為自己活。」

「劉燕生一定要是個台灣演員。」王全安對凌峰的印象和很多觀眾相似：性格桀驁、情緒飽滿、氣場幽默詼諧帶些頑劣氣。這些關鍵字都和劉燕生相差甚遠。但凌峰看過本子後，20年沒演過電影的他，張口認定「這個角色就是為我準備的」。凌峰的經歷和形象都沒問題，從小在眷村長大，對這種情感天然敏感。

最難忘的高潮處依然醞釀在餐桌上，並且讓《團圓》多了一種突如其來的唯美感。臨別前的一晚，平靜緩慢的長鏡頭由遠及近搖向桌上的三人：玉娥居中，老陸、劉燕生一左一右。內心的對抗和牽扯讓三人都難以再隱忍，壓抑太久了，劉燕生終於帶頭「爆發」了。

他借著酒勁把幾十年的苦悶都唱了出來，低沉又鏗鏘的調子好像平衡著整部戲裏的失落、悲切。後來玉娥也唱，當《天涯歌女》從一個年過花甲、風韻猶存的女人嘴裏唱出時，在場被賦予了一種時光穿梭式的代入感。最後這組鏡頭靜止在老陸三人一起唱歌，各唱各的、互不搭調，但彷彿每人都抒出一口氣。「這也是我講述這個故事的意境，能夠感覺到感情在抗爭中間的融合。結尾到底是團圓還是分開反倒不那麼重要了。」（本文出自：《新週刊》）

已近黃昏的碼頭，歐巴桑三三兩兩地從村落中走出來，坐在港邊的階梯上。她們頭上帶著寬邊的遮陽帽，長袖長褲，腳上穿著白色防水長靴，一付標準海女的裝扮。歐巴桑們聚集在一起，說話的聲音逐漸大了起來，不時還穿插著響亮的笑聲，但當我的鏡頭朝轉過去時，他們又猶如少女一般露出害羞的淺笑，或是故意轉頭跑掉。

原發反對
離集會的時間越近，走出來的人就越多，歐吉桑們有的從家裡慢慢踱出，有的從自己的漁船走上岸上。星期一的傍晚六點，這個小島的居民聚集在碼頭排隊，要開始著第一千次以上的抗議遊行。

要怎麼想像？每個星期一的傍晚，除了颱風或是有人過世，不然從未間斷。一千次代表的是一千個星期，代表的是將近二十年的光陰，是一種堅強的意志與精神。

時間到了，「島民之會」的幹部們拿著簡單的擴音器報告了反核近況，在逐漸厚重的暮色下人群開始行進，沿著島上的小路繞村子一週，一邊走一邊喊著「原發反對」的口號。島上的路燈不夠亮，我的攝影機沒法拍清楚夜間走路的人影，但我的眼睛卻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老人臉上的認真神情，那不是憤怒也不是控訴，只是在告訴你一件事情，一句他們說了二十年的話語。

這裡是祝島
這裡是瀨戶內海裡的一個小島，島上只有一個五百人的漁村，一個大部份日本人都不知道也不會來的鄉下地方，卻舉足輕重地關係著日本未來能源政策的走向。因為，這裡是日本核能計畫中最後一座核電廠的預定地，是日本反核運動的關鍵戰場——祝島。

第一次來到這個島上，是2006年反核紀錄片《真寮你好嗎》在日本巡迴的其中一站。身為作者的我與片中主角——真寮反核自救會的吳文通，在一個寒冷的冬夜放映會上，感受到了這個島上溫暖的人情與堅強的決心。這是我們從未在任何放映場合感受到的強大力量。

到祝島唯一的交通方式是搭乘連絡船，一天只有三班。島上腹地不大，一下船就可看到港邊緊鄰的村落，沿著岸邊的道路開車約半個鐘頭就可以環島一圈。村子的入口處豎立著「原發堅決反對」的牌子，港口停靠著漁船，堤防上掛著一排排的魚乾與章魚，島的另一邊則是稻田與枇杷果園。走在島上，只看得到年長卻又動作俐落的漁夫，彎著腰做活的婆婆，幾乎看不到年輕人的身影。唯一的小學也已在數年前廢校，這裡跟瀨戶內海中許許多多的小島一樣平凡，面臨著高齡化與人口外流的問題，但只要來過這個小島的人，都無法不對這裡留下深刻的印象。

孤懸海上的反核堡壘
祝島的純樸與美麗，不僅僅是因為島上安詳而寧靜的日常節奏，簡單又豐美的自然風光。以另一種眼光來看，這裡可以說是日本獨一無二的島嶼了，雖無什麼聞名的絕景或是珍奇的產業，但一踏上祝島，你可以感受到這裡的人是深受愛且滿足於這樣的島嶼生涯，這是百年世代留下的漁村尊嚴，也是27年的團結鬥爭下自足而充滿自信的生活。

孤島的弱勢與遠離塵囂卻成為團結的社會



條件，這裡上下一心，組織紀律嚴明，在有些房子的門口還可以看到貼著「原發反對之家」的貼紙，拒絕電力公司的人入內遊說。除了負責抗爭策略的「島民之會」之外，還成立了產銷合作社「祝島市場」，將農漁產品以網路方式行銷，將收入的一部份捐作運動經費，也一直拒絕接受來自政府的巨額漁業賠償金。

祝島的人就這樣守著自己的土地與海洋靜靜地生活著，面對著未來將要興建兩座137萬千瓦的核子反應爐的海岸，成為孤懸在海上的堡壘，向所有的反核的人群發出聲音。

日本反核運動的頭條大事
上關核能電廠的預定地位於日本中部、鄰近瀨戶內海的山口縣熊毛郡上關町，是在沿海半島的一個天然海灣，周邊是鯨豚與許多珍貴物種的的自然棲息地。從1982年日本中國電力株式會社開始進行設廠計畫以來，長年一直處於爭議中。核電廠預定地就設在祝島的對岸，直線距離只有3.5km，是離核電廠最近、也是影響最大的村落。核電對於漁場、生態以及生活的威脅，成為居民無法擺脫的噩夢，以祝島居民為中心的反核運動持續了二十七年，使得核電廠的計畫被迫七度延期。

近幾年來，電力公司的開發腳步又逐漸逼近。2005年到2009年，電力公司開始進行海域調查工作，每次都受到祝島漁民激烈的圍船抗議。漁民甚至把自己與漁船用鐵鏈綁在海上工程平台，不眠不休地抗爭了三天三夜。2009年4月，山口縣政府默許電力公司偷跑，在反應爐設置許可尚未通過前，先行開發預定地的周邊森林。祝島居民及民間團體發起了全國聯署運動，要求電廠中止開發，目前已累積到61萬人簽名。2009年9月，電力公司開始進行預定地的填海工程，祝島漁民駕船至工程船所在的田名碼頭圍堵工程作業，從去年9月10日開始，日夜無休地進行海上抗爭迄今！

外界的聲援逐漸增加，平日除了居民在陸上靜坐，海上圍堵外，環保團體也輪流從外縣市往來當地值班靜坐。每到週末更聚集了

有一兩百人的小型聲援集會，地方記者也受到感動，而極力支持報導。2009年10月3日在東京舉辦的全國反核大遊行，祝島居民不但在集會中報告目前的緊急情況，高達七千人的遊行隊伍更將祝島及反對上關原發的相關組織排在第一排，作為遊行的主要訴求之一。來自日本各地的聲援開始紛紛湧進，10月25日更號召了大型的反原子力集會，從廣島、島根、岡山、福岡、大分、佐賀、長崎、愛媛、德島、香川、大阪、神奈川、埼玉、北海道等各地組織前來的聲援者約1200多人，在此宣告了反對聲明，這是目前日本反核運動的頭條大事。

一場生死攸關的抗爭
這三年來陸續訪問了祝島幾次，2009年我本來計畫10月再度到祝島拜訪，但剛一來日本就聽說發生了此次抗爭，焦心的我當下改變行程。9月29日從東京出發，搭著約兩個多小時的新幹線到大阪，再繼續坐近三個小時的火車到山口縣的柳井站，再等一個小時一班的公車到一個小站，最後再步行。路程不熟的我，身上帶著地圖，尋找這個在地圖上都沒有明確標示的小碼頭，下午3:50我終於趕到抗爭現場，親眼見證祝島漁民成功地阻擋了工程。

遠眺田名碼頭的海面上，有著八艘漁船擋在岸邊，船上都插著「反對上關原發」的旗子，岸上則是許多工程吊車與機械，電力公司龐大的黑色工程船則停在一旁。這些天漁民都從清晨就從祝島駕船過來守住海域，阻止工程船運送測量浮標，下午此時也該是電力公司收工放棄的時候，我正好拍到漁船紛紛打道回航的畫面，看來今天是第十六次成功阻擋了工程進行。

漁船走了之後，在岸上的聲援人士以及記者也開始收拾器材預備回家，但出乎意料的緊急狀況突然發生，工程船竟然開始緩緩移動，看來是要趁漁民不在的時候動工。一時間我身週的記者與岸上的抗議者騷動了起來，紛紛拿出手機，將消息傳播出去。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才過一會兒，漁船竟又快速地回到碼頭前。原來他們根本沒真正

不要以為漁民好欺負，我們的海不會讓你破壞，快點滾回去。

反核之島抗爭紀實

圖文／崔愷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

祝島的一千個傍晚



整天泡在海水裡，如虹一樣燦爛的獨木舟勇士。

放心離開，只是停在附近，以防電力公司隨時都有異動。我這時才知道他們多麼辛苦，幾乎是24小時地輪班監視。島上的農漁工作都得暫停，正是為了這場與生存攸關的抗爭。

電力公司的工程船看到漁民們的回防速度，似乎也沒轍了，今天的抗爭才算是真正結束。

閃耀生命之光的勇者
親臨現場的感覺真的不同，眼見廣闊的海面上，祝島漁民以小博大的氣勢，令人感動。我遇到了曾經訪問過的漁民清水先生，他笑著說晚上會在此過夜，隨時預防半夜有事，看來這真是一場毅力與意志力的長期抗戰！

來自祝島的這些長輩們，身影與聲音是如此熟悉，是因為我在此聽見了與故鄉熟悉抗議呼聲？是因為嗅到了與故鄉相似的海潮味道？還是因為看到與鄉親同樣黝黑又堅毅的面容？

但這裡是異國，一切既陌生卻又熟悉，似懂非懂的語言在我身旁圍繞，我怯怯地走向路邊搭設的靜坐篷架，卻隨即被歐巴桑溫暖的招呼所圍繞，這裡是我有幸一再相遇的人們，是我鏡頭下閃耀生命之光的勇者！

一場沒有盡頭的抗爭
日本社會運動的訊息，是很難在全國的新聞版面上看到的，尤其核電更是政府的國家方針。財雄勢大的電力公司甚至常常買下電視與報紙廣告，宣傳核電的重要性，像祝島這樣的地方抗爭要突破新聞的封鎖，殊為不易。幸好這樣的行動決心逐漸感召了越來越多的人，當我隔了二十天再度回到現場聲援與拍攝時，靜坐聲援者的帳篷越來越多，道路的两旁更是掛滿了從日本各地送來的聲援布條與海報。

這樣滴水不漏的圍堵抗爭，終於等到碼頭施工許可到期的10月29日。本來以為電力公司受限於法令將暫時受挫，也許抗爭可以告一段落。沒想到的是，電力公司竟然偷偷在

凌晨從別的碼頭運送另一組工程機件到電廠的預定地，讓眾人氣憤不已。

也許要跟資源龐大的集團對抗實在是不可能的任務，但祝島居民仍不打算輕易放棄，將海上抗爭的地點遷移到電廠預定地的田浦灣，也就是即將進行填海工程的所在。那是一個仍未開發的天然海岸，連道路都沒有，僅有徒步小徑。這也意味著抗爭將更為困難，聲援的市民群眾與媒體很難接近現場，只有漁船與獨木舟可以從海上靠近。

以行動創造了光亮
回到台灣，我仍擔心著抗爭的狀況，擔心著這些長輩與年輕朋友們的安危，每天上網查看最新消息。電力公司開始對漁民提告妨礙工程，漁民一邊抗爭一邊還得上法庭。11月8日果然發生了我最怕看到的事情，在沒有媒體監督的情況下，電力公司出動大型作業船強行施工，一位二十三歲的獨木舟隊員在雙方攻防中負傷，當場被救護車搬送至醫院。一種憤怒卻又無力的情緒充斥在胸中，這就是所謂的現代民主，隱身在核電集團背後，無視於61萬的反對派意見，一味強制進行工事。在持續三個月艱辛的海上抗爭後，2009年12月，電力公司不得不決定延期施工，這是因反對運動的阻撓而第八次延後工程，可說是祝島居民27年的反核運動中，又一次艱苦抗戰而獲得的勝利！

儘管最後一台作業船已從抗爭所在的田浦灣消失，但電力公司並沒有放棄，我開始醒悟，這也許是一場沒有盡頭的抗爭，想到那些與故鄉長輩有著相似臉龐的漁人，仍然在為了海洋，為了所謂的社會正義與公平持續奮鬥著。想到正在我寫作的同時，他們仍在海面上看著日夜的輪替，也許感到寒冷與無助，也許感到憤怒與不甘，但他們以行動創造了光亮。

我彷彿又聽到祝島的一千個傍晚，迴盪在村子裡的聲音，那是失去光影的夜晚都無法壓住的團結力量，或者說，只要反對的決心仍在，就沒有落幕的時候。

抗爭側記一：
燦爛如虹的行動者



抗爭側記二：
歐巴桑兵團的笑聲與勇氣



每天的清晨六點，田名碼頭旁的帳篷就已經升起了炊煙，年輕人一個個睡眼惺忪地起床盥洗，有人負責生火、有人負責準備早餐，像是訓練有素的野戰部隊。

六點半，十多個人準時在碼頭集合，一艘艘獨木舟被抬至岸邊，開始了今天的作戰會議。這是取名為「虹」的獨木舟隊伍，他們有的是資深獨木舟玩家、有的是因為此次抗爭招募而來的年輕人、也有從四國趕來參加的社運工作者。從九月初，他們就開始日夜陪著祝島居民一起抗爭，隨時將最新訊息與照片放上網路，讓更多外界的人知道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情。

七點，作戰會議結束，在略顯寒冷的秋天早晨，獨木舟勇士們做完熱身活動後，紛紛跳入水中，划出了港口，在晨光下等待漁船的到來。我站在港邊拍攝，一位駐守在碼頭的漁民認出我是台灣來的紀錄片拍攝者，對著我揮揮手，叫我跟他上船去拍，於是我也幸運地能站在掛著「上關原發反對」旗幟的漁船上跟大家一起出航。

七點半，遠方波光粼粼的海面上顯出了漁船小小的影子，從祝島航行來這個施工的碼頭約需二十多分鐘，十多艘掛著旗幟的漁船破浪而來，不一會兒漁船已排成一條長陣擋在碼頭前面，獨木舟則在四周繞巡，監視著工程船的一舉一動。這群獨木舟勇士，幾乎一整天泡在海水裡，連午飯都在船上吃，這對體力是一大考驗。直到下午四點多，漁船才會陸續回航休息，留下一艘漁船與獨木舟隊在這裡守夜，這是已經持續兩個多月的場景。

這一群熱愛海洋與運動的年輕人，每天陪同漁民一同守護海域，這是第一次有外地人直接參與祝島的第一線抗爭，證明了不只有當地人才反對，有著不同的運動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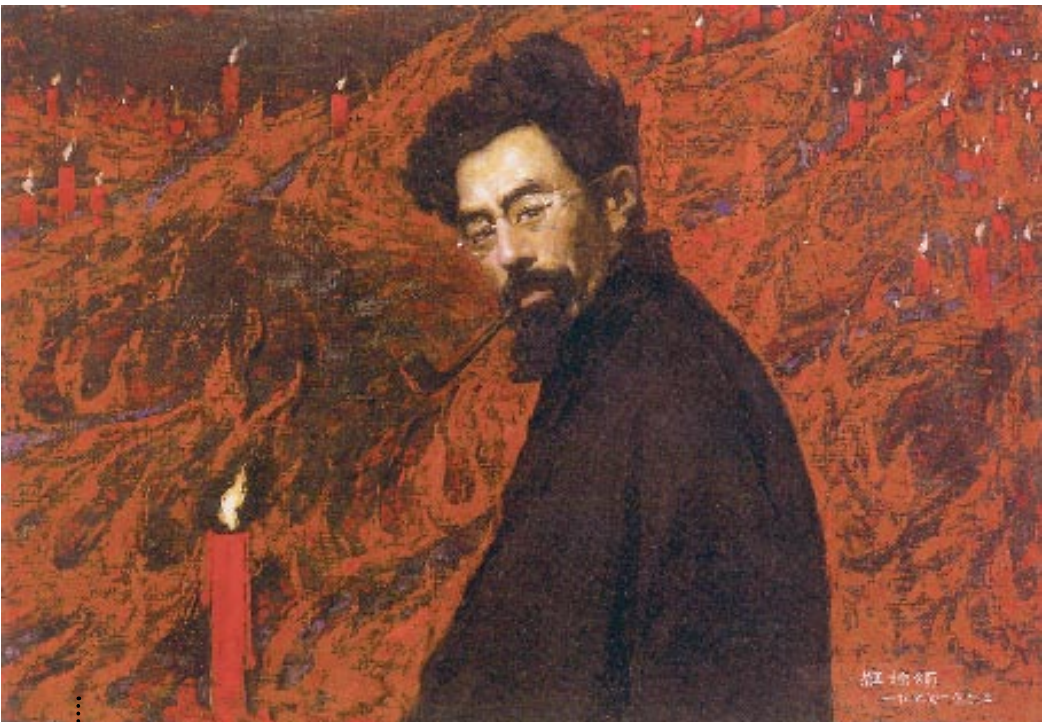
即使身週有著同伴，當龐大的工程船駛近的時候，我仍然感到心驚不已。在陸上看時還不覺如何，但當身在海面時卻清楚地感受到，相比之下漁船是多麼的渺小，獨木舟更如葉子一般地脆弱。工程船與漁船對峙時，獨木舟隊竟毫不畏懼地划到兩軍中間面對工程船，似乎是要以血肉之軀為漁民設下第一道防線，那是發出「除非把我撞沉，不然別想前進」的無聲呼喊，那樣的場景讓我充滿害怕卻又憤怒的複雜心情，這些行動者真如虹一樣燦爛，以一種勇往直前的義無反顧，激勵著所有的人一起努力。

早上八點左右，歐巴桑們就從祝島乘著漁船而來，帶著大包小包的食物，搖搖擺擺地魚貫走進岸上的帳篷，接著開始煮咖啡，分享各自帶來的早餐。就像是在島上一般的生活，我待在抗爭現場的日子裡深受他們的照顧，幾乎從沒餓到過。若說祝島反核最堅持也是最有力的一群，莫過於這些海女婆婆，有他們在的地方就有豪爽的笑聲，這是一群與海共生的女性，也充滿著難以言喻的生命韌性。曾有日本的反核運動前輩告訴我們，每當他感到挫折無力時，到祝島聽聽歐巴桑的笑聲，整個人精神就來了。

早餐吃完稍做休息後，歐巴桑們問我要不要跟著一起上船？我還搞不清楚要去哪裡就趕緊說好。只見他們帶著水與喉糖，心中有點納悶，跟著上船後才知道，原來每天只要電力公司的工程船要開工，都會有警備船拿著擴音器說服漁民撤退或是宣告漁民違法阻擋。歐巴桑軍團這時就出動了，只見她們用擴音器與警備船對喊，叫電力公司的人不要再騙人了，不要以為漁民好欺負，既然說安全沒問題，那你們電力公司的人也一起住在這邊啊！我們的海不會讓你破壞，快點滾回去！

祝島的歐巴桑在抗爭中是有名的，他們曾在核電廠預定地的沙灘上靜坐了幾天幾夜，直到女警將他們抬走。每天有不同的是歐巴桑們來輪流值班，駐守現場的運動幹部向她們介紹台灣有人來聲援的消息，歐巴桑們都十分開心地點頭說著謝謝。其實我正慚愧於什麼忙都幫不上，只能跟著祝島居民一起靜坐，但若能讓這些可愛又元氣的婆婆們感受到任何一絲支持的心情，就覺得非常榮幸了。

參考資料：反對上關核電廠最新情報 (http://new-k.livedoor.biz/)「STOP! 上原!」(http://stop-kaminoseki.net/)



《兩岸薈報》8月號第五期封面油畫

賀薈報周歲

文／張方遠

猶記去年在夏潮網站看到《薈報》即將出刊時的期待與興奮。台北街頭可以取閱的獨立報紙，不算多也不算少，《薈報》是最有自己風格的新星。在兩岸交流與互動日趨頻繁之際，為此而誕生的《薈報》，深入且不媚俗地介紹大陸現況，確實打開了台灣民眾日漸被物質化交流所蒙蔽的左眼。

《薈報》創刊之初，遭受了一點波瀾，有點「莫名其妙」地被捲入政治糾葛與媒體戰爭，說穿了，不過是某家電視台慣常地抹紅扣帽技倆罷了。《薈報》的低調回應，反而更穩健地茁壯，堅持當初的信念，由一群年輕志工，為兩岸交流、就學、就業而努力，持續著「夏潮」的精神。

《薈報》在去年三月試刊，四月正式出刊第一期。而在八月，一個由財團巨資充滿商業氣息，也號稱增進海峽兩岸認識的《旺報》，大張旗鼓地創刊了。面對《旺報》的來勢洶洶，《薈報》的編輯方針與內容取材，仍然吸引著一群想認識「真實中國大陸」的忠實讀者，每個月固定擺在唐山書店或茉莉二手書店等取閱處前的《薈報》，如果不早點搶閱，可能只有向隅的份。

為何我也成為《薈報》的死忠讀者？我再度翻開試刊號至今的《薈報》，為自己做點檢討反省。《薈報》最大的特色就是每一期封面的油畫，相信編輯朋友們應該花了很多心血在挑選這些油畫吧，幅幅刻畫大陸基層民眾的百態。其次，每一期的「台灣史與台灣人」都令我相當期待，這些被湮沒的故事，不也曾經就在台灣島上發生，憑什麼只有政府認可的歷史才是歷史？人民的歷史才是真正的歷史！再者，《薈報》長期關心大陸新移民在台灣的生活處境，為她們應有的權益與福利而發聲。此外，《薈報》轉載的大陸動態也頗吸引我的注目，我印象極為深刻的是第二期對「山寨文化」的介紹，還有第九期對「喜羊羊與灰太狼」現象的評論，讓我們緊跟大陸庶民社會的心跳。至於《薈報》在書目推薦上也不遺餘力，「美牛事件」爆發後，《薈報》即推薦了《紅色牧人的綠色旅程》，讓讀者明瞭狂牛症的源起，不至隨電視政論名嘴起舞；而第四期介紹的《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配合今年年初大陸爆發的「Google事件」，讓人更加明白美國霸權背後的面目。

夏潮聯合會近年來致力於兩岸青年學子的交流，無論是夏令營、冬令營，或是台灣學子報考大陸高校、研究所等服務，因此《薈報》在這些方面的故事與消息也頗為精彩。近期《薈報》有計畫地介紹大陸高校現況，脫於坊間書籍的窠臼，無論讀者有無意願前往大陸求學，這個系列報導也拉進了兩岸青年對於高等教育的相互認知。

每個人對於《薈報》都有各自喜歡的版面，以上只是列舉出我個人的感受。兩岸交流的密切，台灣民眾對大陸的認識，可能來自於《旺報》，也可能來自於「文茜世界周報」，或者是來自於TVBS的「中國進行式」，但《薈報》不隨主流載取消息，同時兼顧了世界與台灣的發展，全面而客觀地展現出兩岸的共同脈動。

當初憂心《薈報》是否能長久經營，或因其非市場主流的色彩，或因其人手與經費不足，如今看來我是杞人憂天了。《薈報》堅定而穩健地滿周歲了，且發行量愈來愈多、發行範圍愈來愈廣，對於慣於民粹、媚俗的台灣人來說，著實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我要向辛苦的編輯志工們致敬！期待《薈報》為兩岸交流開啟更廣闊的大門與視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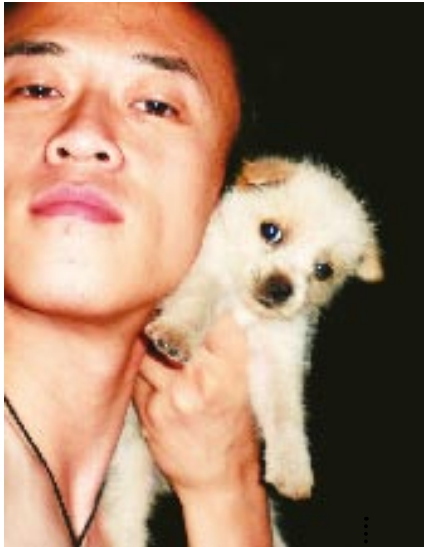
旅德札記之二 難民經濟學

文/方無隅

我在德國住了一段時間之後才認識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這些人在德國沒有身分，但因為都來自中國大陸，自然就被賦予一種沒有身分的身分：難民。認識這些人的因緣，來自我的一位會說中文的德國朋友在火車站巧遇了他們當中的一個，名叫張浩。由於張浩近日需到法院出庭，希望找一個能幫他口譯的人，我的那個熱心的德國朋友一聽說他的身分就欣然同意幫這個忙，當然，免費。

張浩自稱是福建人，說話時又有些許的鄉音，所以朋友便邀請我一同前往，或許是期望我這個台灣來的遊子能在鄉音上幫一點忙。見面那天正好是春夏之交，陽光難得強烈，我們約好在莫色河畔一個有座漂亮古城的小鎮見面，並在法院前等著老遠從杜塞多夫開車趕來的女律師。事實上，德國政府也支付張浩的律師及口譯的費用，但是政府聘任的通譯不願意開庭前無償幫他口譯，以致於才找到我的朋友幫忙。我們在緊挨著小廣場的咖啡館坐了下來，約莫五十開外的女律師從公事包中拿出一大疊張浩的資料，這些是過去九年來定期或不定期出庭累積下來的成果。而今天跟過去九年沒有多大的區別，法院的目的仍是為了弄清楚花了九年的時間依然無法證實的身分問題。

事情的經過大概是這樣的，這是張浩背著德國人向我講述的故事。千禧年他透過人蛇的安排，以旅遊名義到前南斯拉夫逃機，再輾轉到德國投靠同村的表



《兩岸薈報》10月號第七期北京搖滾樂手解征

親。據他說這個表親是早些年就過來，後來獲得了居留權。當然為了能夠留在德國，必須有兩個雙保險：一套嚮往民主自由的說辭，一個不曾存在的身分資料。最終，張浩還是留了下來了，但是他並沒有趕上他表親當初的好時光，德國政府取消了無身分者(俗稱偷渡客)的居留政策，因此張浩現在就只能像喪家犬般地在歐洲文明的空際中。

所以，張浩當然也不叫張浩，也非來自福建，德國政府「仁慈」地提供這些喪家之犬一個容身的狗窩，一天兩餐的德式硬麵包，以及不准工作卻可在城市範圍內隨意活動的權利。於是九年來，張浩早出晚歸地在中國餐館不見太陽的廚房，為那些幸運獲得居留權的同胞賣命，掙得低廉但卻高於故鄉的工資，毫無生活品質的一天工作十三小時，一星期六天。當然這分血汗工資並非免稅，由於他們常常因為打黑工錯過領取硬麵包的時間，德國政府樂得趁機對他們揩油，多則一次須繳三四百歐元，少也要一百來歐元的罰款。當然，當地的警察還會不時地突檢他們的狗窩，翻箱倒櫃找一些為難他們的蛛絲馬跡。這次張浩之所以又需要出庭，肇因於警察在他的房間裡翻出張浩匯款給家鄉的一雙兒女的收據。

我問過張浩，想不想家？他說當然想，但是趁著還有體力能待在德國幾年就算幾年。最後一次碰到他們其中的一個人，是我離開德國的前一個月，我不曉得他的名字，但卻與張浩一樣有著一雙粗糙厚實的大手與勻瘦的身形。三個月前，那人的肩胛骨下方長了一粒腫塊，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腫塊已大上了好幾倍，現在他已經向難民營提出真實的身分資料，但是公文往來與查證的時間需要再花上三個月，他期盼能早一些回到中國，回到妻子的身邊，他說，就算要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

過去，一代代「張浩」們犧牲自己的青春、健康與生活，前仆後繼地離鄉背井，極其艱難地為了讓下一代能過上好日子。如今，中國逐漸擺脫過去的貧困與動亂，以朝日般的速度邁向全面小康。或許在可見的將來，張浩們可以不再異鄉漂泊，中國可以不再是僑鄉。

奇妙的姻緣——

泰國媳婦邱雅青的成長故事

圖文／李文吉

在報導了幾位大陸配偶後，《

薈報》接下來想報導幾位來自東南亞的新移民。我們尋著上期「四方報」總編輯張正的建議：認識新移民的生命史與移民母國文化，從了解他們到尊重他們，以進步到和諧的多元社會。因此我們請世新大學社發所教授、同時也是南洋姊妹會顧問的夏曉鶻老師推薦受訪者，她介紹我們去訪問南洋姊妹會的執行秘書邱雅青。

來到台北龍江路的姊妹會北部分會，見到邱雅青本人我才驚訝的發現，原來我的照相機之前已經拍過她，那是去年勞動節遊行的畫面，那時我還不知道她是誰。出於攝影者的直覺與視覺吧，她時而激越時而沈靜的神情吸引住我的鏡頭，是我比較滿意的幾張作品。以下就讓我們來聽聽邱雅青講講她的故事



南洋姊妹會帶著子女到勞委會抗議。(邱雅青提供)



去年勞動節，邱雅青在總統府前高喊反種族歧視口號。



在遊行的「戰車」上的邱雅青。

從個人解放到國際連結——夏曉鶻談南洋姊妹的成長過程

雅青的例子比較特別，她是和台灣先生在泰國認識的，不是先來台灣工作再認識而結婚，也不是純粹仲介婚姻這兩種典型。她個人個性比較外向開放，非常好學，婆婆對她很好，幫她帶孩子，更鼓勵她走出去接觸人群。這是她比較佔優勢的地方。因此她才有機會透過越南姊妹介紹到永和社區大學學中文，走出成長的第二步。

永和社區大學當初是由一群原

吧！

邱雅青說：

我的原籍是泰國，住在春武里市(Chonburi意即「水城」，曼谷的東南方約165公里處，就是渡假勝地芭達雅海灘的所在地)。我家是做生意的，我兩個哥哥在家鄉種水果。我的泰國名字是Yahdrung，在家中的暱稱是Eing，外公和媽媽的姓是Lasa，邱是跟我台灣先生的姓。我念到大專商業系畢業後到芭達雅的一家百貨公司上班，是服裝專櫃的售貨員。

異國情緣

我為什麼會嫁來台灣？說起來也是緣份。我先生在一家國際快遞公司上班，常常要到泰國出差，也常和朋友去泰國玩，會說泰國話。我先生後來說，他看到我在那裡梳頭髮，很漂亮！呵呵。他經由朋友介

紹正式認識了我，但是認識了好幾年彼此還是不熟悉，也沒講到話。有一次他要回台灣了，邀我出來吃飯，隔天他就回來台灣，沒有再連絡。

後來他透過朋友問到我的地址電話，就經常透過國際電話聊天，聊了一兩年時間，他問我要不要嫁來台灣！我說，啊，就這樣嫁到台灣啊！呵呵。因為我在家是很受寵愛的小女兒，本來就很外向，外玩，愛和人聊天，那時候我有點不想來，因為我媽媽和哥哥來過台灣工作，覺得台灣環境這麼不同，生活步調這麼快，我一個人來，誰要照顧我？但後來我想想，出外多看看也不錯，那就來吧！我們的緣份其實也就是這樣，說浪漫也行，說單純也行。

艱難的文化適應

邱雅青接著說：

我先生是54年次，他才三十幾歲就娶我了，那時我二十幾歲，我嫁來台灣十二年了，有個八歲的兒子。我現在幾歲？你自己猜去，呵呵。

爭取自己的權益

我們結婚後兩三年才決定要生個是食物。你們的菜都只用一點點鹽炒炒，不酸不辣，沒味道啊！再來是起居時間，我在泰國上班時間是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晚睡晚起。在泰國，一早上出門是沒人開店，買不到早餐，芭達雅是夜貓子生活，通常要到下午二點以後才開始活動。我來到台灣，先生上班去了，我都不知道，還在睡，但是婆婆會看不習慣，媳婦應該比先生早起來的啊！我一直努力去告訴他們，我沒有辦法早起，還好我的婆家能體諒我。

再來是我對台灣風俗習慣的不適應。你們拜的神很不一樣，關公、土地公，臉黑黑的還長鬍子，很可怕，每天都要唸的經也不同。我自己有帶佛像來，婆婆說可以放在客廳的神龕上，我說可不可以放在我自己房間？台灣好像忌諱，但在泰國是可以的。然後，我們泰國人都是很虔誠的佛教徒，寺廟很多，我們也不敢進去拜拜，但是台灣的廟我也不敢進去，呵呵。這也是文化的差異吧！

語言的問題也是困擾。剛來的時候，出門去買個飯都是很害怕的事情，我不敢說話，怕別人聽不懂，要吃什麼都要打電話跟先生講，他會帶回來。通常我不敢出門，都一個人在家，週末他在家還好，他不在時，安全感就碰的一下的都沒有了。我嫁來的頭兩三年，幾乎都躲在房間裡哭啊鬧啊，都快得憂鬱症了。我記得嫁來的第一個月打國際電話回泰國家裡，打了四萬多塊，因為每天都想念家裡吃的。先生家裡公公婆婆和他一個還沒結婚的哥哥各自有房間，房間都有電視，只有吃飯、上廁所時見面打招呼。讓我感覺好像陌生人，好可怕。不像在泰國，三餐都一起吃，平常大家

都在客廳聊天、玩什麼的，很親近。所以靜下來時，我覺得好可怕。婚後沒多久我回泰國住了好幾個月才回來，想家啊！每天在家等先生不曉得要幹嘛！

爭取自己的權益

我們結婚後兩三年才決定要生小孩，懷孕後才走出去工作，因為生活上很無聊，不知道要幹嘛！我婆婆跟那家她常去洗頭髮的美容院說，可不可以讓我去晃晃、做做事。小孩七個月大後，我在美容院碰到越南姊妹說我可以到永和社區大學學中文，從那以後我才慢慢走出來，不然每天只有困在家哭鬧。我先生假日會帶我出去，到朋友家喝茶、打麻將，我聽不懂閩南語，只能一直喝茶。跟在泰國和好朋友逛街、喝酒的自由自在差很多。

到了永和社大看到很多很多新移民，好開心喔，多了很多朋友，開始慢慢一步一步努力學習。上了兩個學期的中文課，慢慢我們成立社團，就是南洋姊妹會。除了語言學習，更多的法律、親子教育、社會等等課程。2002年籌備「台灣南洋姊妹會」，由姊妹們、志工們，還有夏曉鶻老師，開始和我們討論什麼叫社會，什麼叫社團，什麼是組織，組織宗旨是什麼等等，一步一步慢慢告訴我們。我之前在泰國沒有參加過NGO組織活動，搞社團也只是去這個島玩那個島玩，變成台灣新移民後了解自己的處境，才慢慢走出來爭取自己和姊妹的權利。

像去年九月我們去抗議「財力證明」，因為移民署要求外籍婚姻要有42萬元的存款或是五百萬元的房地產等等，抗議後，大陸配偶的財力證明已取消，東南亞姊妹的還沒取消。我們透過抗議才了解，你不抗議等於你默認不合理的政策，這樣是不公平的。

接下來邱雅青和南洋姊妹要關切的是二代子女的教育、喪偶姊妹的居留等等基本公民權，為台灣社會的多元與和諧繼續奮鬥！

來自東南亞鄰國的姊妹們，從解放自己到協助別人、到國際串連，甚至對台灣女性的解放做出最好的示範。像雅青已經不是當年那個躲在房間裡哭泣呼喊的孤單的小媳婦，還曾經當上南洋姊妹會的理事長，獲得青輔會的卓越貢獻獎等榮譽與肯定，真的是「姊妹姊妹站起來了！」

大提昇，繼續接受幹部訓練、意識提昇、合作與領導等組織者的培養。

就這樣，南洋姊妹會從社大的學生社團成長到一個獨立完整的社會運動團體，已和國內的大陸配偶、移工聯盟等組織串連起來，為自己也為大家爭取合情合理的權力。她們去菲律賓等國家參訪，發現原來的有所成長後幫助他人成長的組織工作，其實對她們個人能力更是一

編按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有一場席卷整個大陸、影響深遠的「拉美新歌運動」，它的出現，與當時拉美蓬勃興起的反帝反殖民運動、拉美乃至世界範圍內左翼力量的上升、古巴革命的勝利與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拉美國家的經濟民族主義思想勃興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它的存在價值，早已超出了音樂甚至文化藝術的範疇，對整個拉丁美洲政治和歷史進程以及社會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在這場拉美新文化運動中，出現了許多人民歌手、人民藝術家，他們為那些在新時代的殖民者及其幫兇欺壓剝削之下，苦苦掙扎的窮人歌唱，鼓舞人民的反抗意志，甚至為此付出了寶貴的生命。

本期除了刊登一篇拉丁美洲的新歌運動外，還介紹了拉美著名左翼歌手梅賽德斯·索薩的人與歌。此外，在未來的幾期中，也將陸續介紹一系列拉美新歌運動中的歌手以及他們的故事，期望透過音樂與歌聲同《毒報》的讀者一起分享波瀾壯闊的拉丁美洲人民反抗運動的點點滴滴。

大地之母—— Mercedes Sosa 梅賽德斯·索薩

文／吳珍季、索颯

我歌唱月亮，並非因她照亮了黑夜；
我歌唱月亮，為的是她見證了我的長旅……
孤獨的月亮啊，我們倆有一點相近；
我一路走一路唱，
以這樣的方式照亮大地。

二〇〇九年十月四日，世界著名的阿根廷民謠歌手Mercedes Sosa與世訣別，享年七十四歲。阿根廷舉國上下下來憑吊的人不計其數，人群擠滿了大街小巷，獻花隊伍像一條有序的長龍。阿根廷政府把Mercedes Sosa供奉在國會大廈，顯示Sosa對於該國的特殊地位。大廈裡響起了《圖庫曼的月亮》鏗鏘、低沉的歌聲。這首阿根廷土著歌魂——阿塔瓦爾帕·尤潘基作詞譜曲的民歌，是被Sosa唱響的無數民歌之一。以這首民歌告別這位出生於阿根廷曼省的女兒，懷念者的心境意味深重。

流亡的阿根廷良心

Sosa唱遍了阿根廷，拉丁美洲，她唱出了現實生活與民眾心聲，一頭烏黑長髮、披著黑斗篷是她的典型打扮，被人稱為 Le Negra，中文譯成「黑婦人」。Sosa一九三五年生於阿根廷西北部的Tucuman省，父親為法裔，母親則是當地的印地安人，而她生在印地安



的人介紹拉丁美洲，讓歐洲人瞭解安地斯文化與人民，獲得了許多支持。

來自左翼的吶喊

一九八二年，軍政府垮台，Sosa得以回到阿根廷，此時她的音樂融合了歐洲吉他與印地安傳統樂器，為歌曲注入了更多的創新，歌詞也更凸顯了六〇年代的左翼思潮，專輯《自由之心》的封面就是Joan Baez為Sosa親手畫的素描。Sosa最有名的一句話：「我想請上帝讓我永遠不對戰爭漠然，它是世界最殘忍的怪獸。」
時代造就了Sosa剛強堅毅的心，拉美的貧窮，拉美民族從殖民國入侵後遭受的苦難無窮無盡，貧窮與苦難激起許多拉美子弟清楚看到自己悲慘的大地在泣訴，產生了為拉美平等與解放的奮鬥之心。Sosa的左派信仰帶著她往一個共產主義的道路前進，在那理想裡，沒有貧窮，彼此努力，共享美好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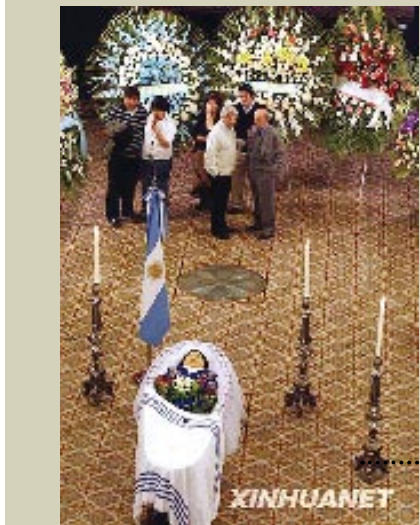
Sosa不僅來自民間，更來自人民；她是上個世紀下半葉叱吒拉丁美洲大地的「新歌運動」中湧現的「歌星」。她一副優雅又憂傷的嗓子，她不譜曲，只唱著自己喜愛的歌，從年輕到年長，她愈唱愈沙啞、愈低沉，彷彿聲音被撕開了一樣，很難不被她有特色的聲音吸引。渾厚的歌喉，震撼十足，穩重具說服力，讓人安靜地聆聽，餘音變成了回音在腦中盤旋迴盪。聽Sosa的歌，雖不懂西班牙文，但是聽發自內心的深沉吶喊與訴求，總能聽到拉美的苦難，滄桑。一聽到Sosa歌

聲帶來的力量，讓人思考拉美的未來之路？

生活本身就是一首歌

當上世紀90年代拉丁美洲右翼軍政府紛紛倒臺時。Sosa與古巴黑人歌手巴勃羅·米蘭內斯(Pablo Milanes)於墨西哥同台演唱，用歌聲回顧那段血與火的旅程，本土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的熱血在全場攪動起滾滾歌潮。她堅定地唱起那首活力盎然的《生活之理由》：
為了決定我是否/帶著一顆經歷過/歡樂與痛苦的心靈/繼續將熱血灑向四野/為了繼續頭頂太陽/將沙漠荒灘走遍/為了面對數不盡的死亡/確信我還活在人間……

Mercedes Sosa走完了74年的路程。她一生坎坷，親眼目睹普遍的苦難、堅定而曲折的生活歷程和超過五十年的歌聲，將Sosa刻成一尊慈祥的雕像，從這座雕像裏發出悲天憫人、安靜、輕柔而不軟弱的歌聲，是融解人類仇恨與思考生活的良藥。有人將她的歌聲比喻為「沉默大眾的心聲」，阿根廷人稱她為「大地之母」，有人則稱她是「阿根廷的政治良心」。幾十年如一日地以真摯歌聲不知為多少困苦生活中的心靈帶來過慰藉。在阿根廷人的心目中，Sosa的歌聲代表著信念和理想。一顆歌星隕落，但歌手絡繹不絕，因為：「如果歌手沉默，生活也將沉默，因為生活啊，生活本身就是一首歌。」擁有歌手的民族是幸福的，沒有歌手的民族是悲哀的。



聽苦難在唱歌—— 拉丁美洲與拉美新歌運動

文編／謝尚文

拉丁美洲，這個神奇而美麗的大陸，自從在十五世紀被聰明的歐洲人「發現」後，厄運接踵而至。歐美殖民者(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和美國)這幾百年對拉丁美洲的殘酷侵略和剝削，除了帶給拉丁美洲嚴重的侵略後遺症外，還有就是他們賜給了拉丁美洲人民豐饒的苦難，世世代代的苦難成為了拉丁美洲人民藝術創造的主要源泉，由此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文學藝術：有人用文字記載歷史和悲傷——博爾赫斯、聶魯達、何塞·馬蒂、巴魯列等等；有人被迫成為革命者——西蒙·玻利瓦爾、切·格瓦拉、卡斯楚等等；有人則用堅決的歌聲鼓勵人們勇敢的鬥爭和活下去——比奧萊塔·帕拉(Violeta Parra)、維克多·哈拉(Victor Jara)、阿塔華爾帕·尤潘基(Atahualpa Yupanqui)，還有阿根廷的梅塞德斯·索薩(Mercedes Sosa)。

索薩這位來自阿根廷女性歌手，是一位用一生歌唱拉丁美洲人民苦難和愛的天使，用歌唱來展現她的不凡生命軌跡的永恆歌者。在普遍的艱難生活和社會不公下，索薩與她的丈夫Manuel Oscar在1960年代中期把歌聲轉向苦難的底層人民，積極參與60年代興起於智利、阿根廷與古巴，而後幾乎覆蓋整個拉丁美洲的「新歌謠」運動(Nueva Cancion)。提到這場「新歌謠」運動，拉美左翼政治運動中曾有一句關於音樂的名言是「吉他是槍，歌聲是子彈」，而藝術家在糟糕的社會現實下，也越來越接近社會運動和人民生活。

跨國界的音樂連結

在這場運動中，拉美各國歌手向我們展現的跨越國界的友誼和團結，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拉丁美洲這種長期面對共同的侵略者所結下的革命友誼，在音樂方面的延伸，世界絕無僅有。1965年前後，比奧萊塔與她的歌手兒女在聖地牙哥創辦了自己的「民間歌手之家」，慢慢成為智利各地民間歌手切磋音樂和互相學習之地，這個團體成了數年後轟轟烈烈的「智利新歌謠運動」的先驅。

1972年，在古巴召開了第一屆拉丁美洲音樂研討會，各國優秀民間歌手匯集一堂。毫不置疑的說，整個20世紀60年代是一個拉美民間歌手人才輩出的時代，湧現出一大批繼承了底層色彩和抗議色彩的歌手，在進步政治力量的支持下，他們從豐厚的印第安土著音樂中吸取養分，用吉他和排簫等其他簡單的樂器，創造出旋律優美，卻也傳達政治批判與社會關懷歌詞的音樂；底層人民則用眼淚和掌聲來回應這些同樣來自底層的歌手的歌聲，他們繼承了印地安歌手的無名傳統和

「巴亞多爾」（游吟歌手）的流浪精神，而且這些歌手往往多才多藝，詞、曲、唱一人包辦，並隨時隨地採集流傳於底層的民歌。他們在農民的破爛小屋裏歌唱；在山村田間勞作時歌唱，在拖拉機上歌唱；在大街上歌唱，日復一日，他們成為人民的朋友，歌聲永不背叛人民。對於他們來說，歌唱遠遠不只是謀生的職業，而是抒發人們愛與恨、表達苦難和提出控訴的聲音，其中有一些人因為這種「歌聲」獻出了熱血和生命。

血色歌魂

比奧萊塔·帕拉就是其中的一位，她被智利人民稱為「歌魂」，用歌聲捍衛底層人民的尊嚴。她從來沒有向任何權勢低過頭，從來沒有在任何官方機構任過職，也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傳播媒介的「包裝」。比奧萊塔永遠的農民裝束、平直髮型、質樸嗓音，這種形象已經成了智利底層人民乃至整個拉美底層人民的驕傲。1967年比奧萊塔·帕拉在種種壓力下自殺身亡，成千上萬的智利人自發為她送葬，後來成為智利「人民總統」的阿萊德走在最前面，世界各地許多國家也都陸續舉辦過紀念活動。

70年代初阿萊德執政期間，聖地牙哥市郊出現了一些無住屋農民建起的棚戶區，農民們不約而同地給自己的社區取名為「比奧萊塔·帕拉區」。1973年，智利發生軍事政變，「人民總統」阿萊德被暗殺，獨裁政府下了一道特別法令，禁止這些貧民區再使用比奧萊塔的名字。

來自生活的旋律

比奧萊塔臨死前不久曾譜寫了一首題為《感謝生活》(Gracias a la Vida)的歌，唱出了特殊的生活道路所教給她的人生真諦。梅塞德斯·索薩曾多次深情地演繹過它，著名反戰歌手Joan Baez也翻唱過此歌，還曾經在西班牙的現場和索薩共唱此曲。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只要響起「感謝生活……」這第一句歌詞，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很多人都會跟著那熟悉的旋律唱下去：

感謝生活，生活對我意重情深／她給了我一對明眸，當我睜開眼睛／世間的一切黑白分明／我看見了高空星光點綴的天幕／在茫茫的人海中我認出了所鍾愛的人。

感謝生活，生活對我意重情深／她給了我敏銳的聽力／它記錄下白晝和夜晚，蟋蟀和金絲雀／錘擊、汽笛、犬吠和暴風雨的聲音／還有我心愛的戀人溫柔的呼喚聲。

感謝生活，生活對我意重情深／她教我發聲和認識字母表／我用它們表達和思考／我從心底呼喚著母親，朋友和

兄弟／從此光明照亮了我心靈的路程。

感謝生活，生活對我意重情深／她讓我疲憊的雙腳不停地行走／我靠著它們走遍城市和水泥／海灘，沙漠，山林和平原／還有你的家，你的庭院和你的小鎮。

感謝生活，生活對我意重情深／她給了我這樣一顆心靈／當我看到人類思維的曇曇碩果／當我看到善良遠離邪惡／當我望穿了清澈的雙眼／這顆心…就情不自禁地激動萬分。

感謝生活，生活對我意重情深／她給了我淚水和歡笑／使我能分辨苦難和幸福／

我的歌和你們的歌就是由這兩部分組成／而你們的歌聲就是我自己的歌聲。

未完的壯歌

智利另一位死於獨裁者屠刀下的底層歌手維克多·哈拉，在參加1972年於古巴召開的第一屆拉丁美洲音樂研討會時，曾經在一次關於音樂與革命的討論發言中表明他對於音樂與人民關係的看法：

「如果在音樂創作的背後沒有一個革命的人，那就不會有什麼革命歌曲。我所說的革命不是指知識份子的浪漫主義、標語口號或革命幼稚病；我指的是在我們人民的感情表達中，那部分最高貴、最樸素、最深沉、最真摯的東西。」

阿塔華爾帕·尤潘基(Atahualpa Yupanqui)也是阿根廷「新歌謠」運動的中流砥柱。他深刻地理解拉美國間文化的精髓，又用簡潔明快的演奏技巧，將歐洲吉他和印第安人的沉鬱卻又飽含激情的演唱風格完美地結合起來，開創了拉美國間全新的編曲和演繹方式。尤潘基生就一副黝黑印第安臉龐，他的歌聲給人的感受無法用任何或雅或俗的傳統音樂語彙去概括，因為那本就是心靈的震顫，跟血流的搏動附著音符的吶喊和陳述。他的咬字吐音帶有並非模仿的鄉下腔，那是民間和流浪生活對他的肯定。他從30年代起創作民歌，碩果纍纍，他有首阿根廷散巴，歌中唱道：

我是長驅不停／遙遠美麗的夢／總是跟石頭與道路相逢／每應停步／我卻又四方漂蕩／有時我像那河／哼著歌走來／趁人們不注意／我又流著淚遠去……

參考資料：

李陽〈拉丁美洲一個充滿希望的大陸——正確認識拉美左翼發展的歷史進程〉

李良〈拉美新歌運動〉、〈血債和次野蠻人〉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1860—1904年）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國杰出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他在中短篇小說和戲劇創作方面的成就在全世界享有盛名。《薩哈林旅行記》是他1890年庫頁島（即薩哈林島）之行的產物，在他的創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苦悶的思想危機

契訶夫的創作形成的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是俄國歷史上最反動、最黑暗的年代。這時，民粹派已經完全瓦解，大規模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尚在醞釀之中。反動勢力甚囂塵上，資產階級卑躬屈膝、苟且偷安的市儈習氣籠罩著俄國社會，各種改良主義思潮風靡一時。契訶夫站在城市貧民、手工業者、下層勞動知識份子等廣大中間社會階層的立場上，以民主主義和人文主義為思想基礎，深刻地揭露了沙皇俄國的黑暗，表現出當時俄國社會「脫離開生活標準到什麼程度」，反映了廣大群眾要求擺脫種種迫害和疾苦的強烈願望。但是另一方面，他卻脫離社會政治鬥爭，找不到通向新生活的具體道路。

八十年代末，契訶夫的思想矛盾更加尖銳，他在精神上感到無限苦悶。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唉，朋友，多麼苦悶啊！如果說我是醫生，我就需要有患者和醫院；如果說我是文學家，我就要生活在人民中間，即使是一點點社會政治生活，即使是一點點也是好的。可是現在這種生活，關在四堵牆裡，接觸不到大自然，看不到人，看不到祖國，身體不健康，食慾不振——簡直不是生活！」為了解脫思想危機，走出「關在四堵牆裡」的生活，深入地接觸社會，契訶夫決定到外地去旅行，並且選擇了當時俄國最大的流放苦役地，也是社會矛盾尖銳激烈的庫頁島作為旅行的目的地。

庫頁島之行

庫頁島孤懸海中，四面環水，可以防止囚犯外逃。這裡自然資源豐富，特別是大量蘊藏的煤炭，可為東洋艦隊提供必不可少的燃料。於是庫頁島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期起便成了沙俄最大的一個流放苦役地。這裡囚禁著成千上萬的政治犯和刑事犯，其中有俄羅斯人、烏克蘭人、韃靼人、芬蘭人、波蘭人、高加索人和其他許多民族。這裡還有反抗沙俄殖民統治的中國各族人民（被沙俄殖民者誣稱為「蠻子」的漢人、費雅喀人、愛奴人等）。他們在如狼似虎的典獄長、獄卒看守的皮鞭下從事著各種苦役勞動，過著非人的生活。庫頁島真正成了一所人間地獄。列寧指出：沙皇俄國「是各族人民的監獄」。而庫頁島則正是這所監獄的縮影。

1890年4月，契訶夫從莫斯科出發，途經西伯利亞，於7月10日到達庫頁島。他在島上停留三個月零三天，走訪了監獄、礦井、移民屯，翻閱了大量文件檔案資料，對流放苦役犯的生活進行了實地考察。10月13日，他離開庫頁島，取道日本海、太平洋、印度洋，經蘇伊士運河，於12月初回到莫斯科。

用文字編織成的囚衣

《薩哈林旅行記》寫作長達四年之久，於1895年出版單行本，1901年收進契訶夫文集第十卷。

《薩哈林旅行記》就其體裁來說是一部

契訶夫 《薩哈林旅行記》



大型報告文學，在契訶夫的整個創作中是比較特殊的。他在本書出版後寫道：「我很高興我那散文的衣櫥裡將要掛上這件粗硬的囚衣。」這本旅行記雖是一件「囚衣」，但其深刻的暴露力量來說，確實為契訶夫的「文學衣櫥」增添了光彩。他通過大量的調查材料，深刻地揭露了沙皇專制制度的殘酷，表現出對普通人民的深切同情。

《薩哈林旅行記》作為一部長篇報告文學，在藝術上也很有特色，充分體現出契訶夫獨特的藝術風格。作者以冷靜客觀的態度，通過大量精確的材料，對流放苦役犯和強制移民的悲慘生活做了真實的描繪，字裡行間隨處都飽含著作家對被蹂躪的囚犯的深切同情和對沙皇專制制度的憎恨。契訶夫不愧為一個藝術大師，即使是引證大量的調查材料乃至統計數字，也不使人感到膩煩和枯燥。比如庫頁島的氣候，本來是氣象學的課題，但是在契訶夫的筆下卻被描寫得十分生動，使讀者有親臨其境之感。作者在寫作過程中曾經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昨天一整天都在忙於描寫薩哈林的氣候。這種東西很難寫，但是最終還是抓住了要領，找到了門路。我提供了這樣一幅氣候的畫面，讀者讀到此處就會感到冷如冰窖。」其實何止氣候，書中寫人狀物往往都達到了這種境界。《葉戈爾的故事》完全可以和作者的短篇小說媲美，向來被稱頌為作者的名篇之一。

六號病室的病人

庫頁島之行使契訶夫的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加深了他對沙皇專制俄國的認識。他旅行歸來後不久寫成的著名中篇小說《六號病室》（1892年），是他旅行的重要收穫之一。當時的讀者都把《六號病室》看成是對專制俄國的寫照。列寧年輕時讀過《六號病室》之後對他的姐姐安娜·伊里施娜說：「昨天晚上，我讀完這篇小說後，覺得可怕

極了。我在房間待不住，站起來走了出去。我覺得自己也好像被關在「六號病室」裡了」《薩哈林旅行記》在主題上跟小說《六號病室》是完全一致的，至今仍保留著巨大的認識價值。

然而，契訶夫是一位人道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他不可能得出必須用革命的暴力摧毀反革命的暴力的結論。至於《薩哈林旅行記》沒有直接描寫政治流放犯的生活，那純粹是由於監獄管理當局不允許作者接觸政治流放犯的結果。

本文摘自《薩哈林旅行記》〈譯者前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薩哈林旅行記》中譯本封面

契訶夫簡介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1860～1904），19世紀末俄國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著名劇作家。1884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後在茲威尼哥羅德等地行醫，廣泛接觸平民和瞭解生活，並開始文學創作。

他一生創作了七八百篇短篇小說，還寫了一些中篇小說和劇本。作品大多數取材於中下階層小人物的平凡生活，揭露了統治階級的殘暴，抨擊了沙皇的專制制度。代表作有短篇小說《變色龍》、《凡卡》、《公務員之死》等。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說，如《胖子和瘦子》、《小職員之死》、《苦惱》，再現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軟弱、勞動人民的悲慘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瑣。而在《變色龍》及《普裏希別葉夫中士》中，作者鞭撻了忠實維護專制暴政的奴才及其專橫跋扈、暴戾恣睢的醜惡嘴臉。後期轉向戲劇創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諾夫》、《海鷗》、《萬尼亞舅舅》、《三姊妹》、《櫻桃園》，都曲折反映了俄國大革命前夕一部分知識份子的苦悶和追求。

高爾基曾經說過：「這是一個獨特的巨大天才，是那些在文學史上和在社會情緒中構成時代的作家中的一個。」列夫·托爾斯泰也給契訶夫極高的評價，稱他是「無與倫比的藝術家」，並說：「我撇開一切虛偽的客套肯定地說，從技巧上講，他，契訶夫，遠比我為高明！」

契訶夫對於中國人民懷有美好的感情，曾約高爾基一同訪問中國，但因久病不治而未遂心願，終於1904年7月因肺病惡化而辭世。



…………… 九份〈礦山劇場〉演出實況

在九份

文／鍾喬



納德，是〈礦山劇場〉的總幹事。在九份，這樣的人像把鑰匙，得適時地將開了缺口的門鎖緊；又適時地去打開鎖得太緊的門。

怎麼說呢？因為，人們以為礦山既然產過金，這裡的人都很有錢。其實不然，這裡多數的家庭，都有過老一輩父親得「矽肺症」過世，母親改嫁或守寡的記憶…。這記憶，後來又轉成藝術家到此來創作，想與在地文化融合的想像，沒想，這想像在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的催發下，引來大批土地掘客的覬覦，文化山城成了地皮炒作的寸金寸土。這件事，侯導公開表示，「很後悔…。」

一把開門的鑰匙

就是這樣浮浮沉沉的鄉井人生吧！套句台灣在地的鄉土俚語，這種所在生存下去，肯定要是會「喬」事情的人，才搞得定「眉眉角角」（福佬話，看清曲折的脈絡之意）的諸多事。所以說，納德的身份一點都輕鬆不得。

至於，他是不是當真很會「喬」事情呢！在我和他的友情對話中，應該說是，「這把誠懇的鑰匙，開門不難，上鎖比較不那麼有狼勁…倒是不讓開了的門也開了缺口，就是了…。這無形中抹去了橫在面前的很多障礙！」我想。

然而，畢竟我到九份來，不為生計或介入太深的在地人生，只單純為了完成一件差事：執行社區劇場的工作坊。因而，很多時候，傾聽是要勝過表達意見的，這給了我很多空間去回味所見、所聞和所觸…。納德是民宿業者，以父親留下的屋產為根基，沿著山路的曲徑蓋起了民宿，還有一家看海的咖啡屋，景緻宜人。「每一戶人家的屋頂，就在更高一戶人家的屋腳下…我們的路就是石階…」他說，「這高高低低、上上下下盡是九份的故事。」

缺一個都喬不好

納德好心。為了我去給社區的人上戲劇課，還特別讓出了一間有落地窗面海的民宿招呼我，遠遠的山下，就是碼頭的海港，總吸引著我不捨離去的目光。上完課的夜晚，納德和我的共同嗜好，是喝杯高粱或威士忌，下著他備好在冰箱裡的「沙西米」。這時，他會說起前山、後山綿延百年的九份傳奇。

「要將這些都編進社區劇場的戲碼裡，一時不免太龐雜…」我說。

「自然囉！所以去年在賴淑雅老師的帶領下，我們才演出由勇哥、燦哥、鳳姐和大家一起發展的〈礦工仔〉一劇…。」

賴淑雅是知名的社區劇場帶領人，足跡遍及北、中、南大大小小的社區。納德口中的勇哥、燦哥和鳳姐是〈礦山劇場〉的靈魂人物，缺一個，都沒法「喬」好劇團的事。「就這麼神奇啊！」我猜著，對自己說，「應該也是共同琢磨多年下來，才得出的默契吧！」

社區文化想像的載體

最記得，去年秋天，賴淑雅連車引我上九份。那時，〈礦工仔〉首部曲：〈油炸粿流浪兒〉在九份、金瓜石一帶巡演後，回響連連…。就在納德開的咖啡館，劇團的靈魂人物都齊聚一堂，做社區營造的吳盈慧也熱心地趕來了！為了是討論到底該回歸社區劇場或進階專業劇場？

「回歸」？又或「進階」？這難免落入不甚恰當的比喻中。因為，社區人做社區事，用文化來想像，劇場是這想像的載體。我是這麼想的…。

但，不打緊。因為，劇場一旦啟動了在地的記憶和人氣，就會持續滾動下去。只不過，當前的狀況是：無論「回歸」或「進階」？都須要創造條件。那麼，〈礦山劇場〉的條件是什麼呢！回到台北，紅塵滾滾、車潮湧現的街頭，我等待著與礦山劇場人的再相見。

這就是前此，我說，常和納德在看海的落地窗前，啜飲著濃濃烈烈的杯酒的前奏曲。

礦山藝鄉

喝完酒的隔日，通常，我們約好白天裡的過午後，在民宿後頭，爬了一段石階就會到達的九份國小上戲劇工作坊。來的人是一批新面孔，一時之間要「進階」到專業劇場，還真不是想的一般如意。這自然也為「回歸」社區劇場做了準備…。很快地，她／他們介紹自己…大體是導覽人或藝術家，也有商家、民宿的開辦人，還有跟著媽媽來，經常處於興趣上頭、滿地板上隨意跑動或尖聲朗笑的小女孩。

時光是美好的，儘管有些倉促。工作坊的木地板教室是幼兒的美術教室，有一回，大伙兒玩戲劇遊戲時，有個大男生，一腳踩破了角落的木地板。「沒事的…」忘了是納德或勇哥說的。總之，隔個不久，在校長的支持下，就被補好了。

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大家共同產出了「礦山藝鄉」這一頁社區劇碼。這期間，我開始不去想，如何在不久的一段時間裡，得以讓身體和議題相遇，又或接續〈礦山劇場〉二部曲的事情。畢竟，新的面孔有著新的社區想像，這得和劇場全兜在一個通氣又沒漏洞的容器裡，才不會顧此而失彼。

一首未下筆的詩

在九份。晨間從床上的暖被醒來，有時已過十點鐘。夜裡無夢，卻有寫詩的念頭。望著山下那灣在雨中兀自模糊而去的碼頭，回想著夜昨酒興中，納德微笑着說，「搞不好…勇哥這時就在那石波塊上釣魚呢！」這麼想著，便也很想，怎麼寫句詩，送給這班礦山上的劇場人，說說他們尋常卻又不那麼平凡的人生。

但，歸鄉想…就撐了把傘，開了門，一路穿過曲曲折折的石板路，到老街剛開張不久的店面，去探探玲琅滿目、各式小吃、童玩、麵食或精緻糕點。那來去觀光的人潮中，好奇的行走身姿，恰和店家或坐或站的僱員、老板，形成一幅活生生的畫面，不禁又逼著人去想那些聽來的、關於這興衰起伏的山城中的種種…。

「人生吧！」心頭付著，便也不盡然全都釋懷地走著。因為，一切都只為去大馬路那頭的便利超商，買杯熱咖啡來醒醒接下來的一天，便也一直沒下筆去落實心頭的那首詩了！